

湖廣通志



湖

廣

通

志



長沙府文類

本府 長沙善化縣附

唐

戴氏堂記

柳宗元

弘農公刺潭二年因東城為池環之九里丘陵林麓距其遠矣
 島洲者交其中其岸之突而出者水縈之若抉焉池之勝於
 為最公曰是非離世樂道者不宜有此卒投賓客之選者
 戴氏曰簡為堂而令居之堂成而勝益奇望之若連艦縈
 波上下就之顛倒萬物遼豁眇忽樹之松柏杉櫛波之菱茨
 葦鬱然而陰燦然而榮凡觀望浮游之美專於戴氏矣戴氏以
 文行累為連率所賞禮賁之澤宮而志不願仕與人交取其
 遜受諸侯之寵不以自大其離世歟好孔詩書旁及莊文莫不

通志卷之五
總統以至虛為極得受益之道其樂道歟賢者之舉也必以道
當弘農之選而專茲池之勝豈易得哉地雖勝得人焉而居之
則山若增而高水若闊而廣堂不待飾而已矣戴氏以泉池
為宅居以雲物為朋徒憶幽發粹日與之娛則行宜益高又宜
益峻以道宜懋交相贊者也既頌其內又揚于時吾懼其離世
之志不果矣君子謂弘農公刺潭得其政為東池得其勝授之
得其人豈非動而時中者歟於戴氏堂也見公之德故不可以
不記

嶽麓寺記

李邕

夫有天之道也東仁而首西義而成故濬泰所居指於成事者
已也之德也川浮而動麓鎮而安故耆明所臨取於安定者
聖寺大哉成言玄同是以迴向度門纏繞郭右仰止淨域列

岩巖巖巖爰業於大虛道樹森稍於層巖無風而林壑蕭瑟不
日而相事澄明化城未真梵天猶俗名稱殆絕地位常高者不
其盛與麓山寺者晉大始四年之所立也有若法崇禪師者據
錫江右徐結澗陰嘗與炎漢太宗長沙清廟棟宇接近雲霧
宜赤豹文狸女蘿薜帶山祇見於法眼實后依於佛光至請舊
居特爲新寺禪師泊翌日弘聚謀介衆表之明詔行矣水泉有
制立燼盡平太康二載有若法道禪師莫知何許人也點受誓
印深入證源不壞外緣而見心本無作直性而注福河大起前
功重啓靈應神僧銀色化身文餘指定全模標建方面法物增
備檀供益崇廣以凌雲之臺疏以布金之地有若法愍禪師者
江夏人也空慧雙銓寂用同巒慈目相視淨心相續綜覈萬法
空住一歸註大道經究上乘理永託茲嶺克終厥生速樂元微

中尚書令湘州刺史王公諱僧虔右軍之孫也信尚敬因作爲
塔廟追存實相加名寶山矧乎弓冶筆精陶甄意匠留書藏石
緘妙俟時候法宇之傾低期珍價以興尊遠慮將久遺事未彰
梁天監三年刺史夏侯公諱祥了義重玄別構正殿紹泰二年
刺史王公諱淋律師法賢或在家出家或聞見眼見建涅繫像
聞其露謂長沙內史蕭沈振起法鼓弘演梵言繼捷提於景鍾細
貝葉於管閣陳司空吳明徹隋侍中鎮南晉安王樂陽王並佛
性森然國禎秀者壯迴廊以雲構蔚懸居以天覆開皇九年天
台大禪師守護法身澄清悲海嚴幢標聳智火勘明襲如來堂
坐法華定四行樂而不取三賢登而更遷有若曇捷法師者伐
林及樹染法與衣不墜一滴之油有霜大根之雨總管大將軍
齊郡公權公諱武福德莊嚴喜惠方便疏寫四部鎮重百城有

若智謙法師者願廣於天心細於氣誦習山頂創立花臺有若
摩阿衍禪師者五力圓常四無清淨以因因而入果果以滅滅
而會會如如有若首楞法師者文史畢通道釋後得遠涉吳會幽
譯天台法界圖於剡中真訣論於湘上具究竟戒敷解說遊一
法開無量之門一音警無邊之衆方等有以復悔雙林有以追
遠並建場所互爲住持維缺禪師者迹其武馮其高超乎雲門
絕彼塵網深以爲性右習道有因止於心反於照習也者坐乎
樹居乎山因也者固刃而無因則不住因而無習則不證是浮
漚和正覺何若冥搜相息而精進甲堅受除而煩惱殼散百川
到海同味於醎千葉存蓮比色於淨起定不離於平等發惠徃
及於慈悲故能聞者順其風觀者探其道牧伯萃止皇華游臻
啓焚香之上緣托成佛之嘉願上座惠果寺主惠曾都維那與

哲等皆靜慮演成妙輪轉次因差別而非法隨品類而得根去
二見而入流率一心而辦事咸以形勝之會如彼脩行之迹如
此而封碑未勒盛業不書安可默而已哉將何以發禪頌聲披
揚宿志者也司馬西河賈公名彥澄碩德高闡紹賢遠識器宇
嶷厚檢操冰清屬以師長闕官攝行隨手以家而形於孝友以
已而廣於詩書以重而雅俗自興以明而至道不一若且猶歸
心淨土模範佛乘摧驕慢之外幢興開示之真語爰謀群吏乃
命下僚顧蚊山之易被其龍宮之難紀其詞曰真天地有象
聖賢建極宴坐中岩真西域後代襲武前良作則安樂是依
靈鷲是式一相宜契三歸真頌塞真金方置廟衡麓開湯龍象
擁錫人天護香鬼神賜土靈化度堂重鎮牧伯上游侯王光昭
法侶大啓禪房真幽谷真崇山石峙瞰郭萬家帶江千里玉

水布飛石林雲起雷激庭際月窺窓裏花臺隨足天樂盈耳
四人與地靈心將法滅旣往在此比明齊哲佛日環照午車結
轍連率順風駟驪欽列訪道追勝形馳自絕其碑板莫建軌
物未弘和合是請佐貳是膺政敷大郡信發廣乘願言有述以
訪無能惟石可久與山不崩

宋

嶽麓書院記

張栻

湘西故有藏室背陵而向壑木茂而泉繁爲士子肄業之地始
開寶中郡守朱洞首度其基創宇以待四方學者歷四十有一載
居益加葺生益加多季允則來爲州請于朝乞以書藏方是時
山長周式以行誼著祥符八年召見便殿拜國子學士溥使歸
教授詔以嶽麓書院名增賜中秘書於是書院之稱始聞天下

鼓笥登堂者相繼不絕自紹興辛亥更兵革灰燼什一僅存間
有留意則不過籠裹陋仍敝而又重以撤廢鞠爲菴榛過者嘆息
乾道改元建安劉侯下車旣別蠹夷姦民俗安靜則葺學校訪
儒雅思有以振起湘人士合辭以書院請侯竦然曰是故章聖
皇帝加惠亦方來勸勵美養以風天下者也而可廢乎乃命郡
教授發源郭穎董其事鳩廢材用餘力未半歲而屋成爲屋五
十楹大抵悉還舊規小曰闕里 先聖像於殿中列繪七十子而
加藏書閣于堂之北旣成材從多士往觀焉愛其山川之勝棟
宇之安排徊不忍去以爲會友講習誠莫此也且也已而與多
士言曰侯之爲是舉也豈特使子習爲言語文辭之工而已乎
蓋欲就人才以傳道而濟斯民也惟民之生厥有常性而不能
以自達故有賴聖賢者出三代道入教學爲本人倫明小民親

而王道成夫子在當時雖不得施用而兼愛萬世是開無疆之
傳果何歟曰仁也仁人心也率性立命知天地而宰萬物者也
今天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以至於飲食起居言動之際謂
道而有外夫是烏可乎雖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毫釐之差霄
壤之謬此所以求仁之難必貴於學以明之歟善乎孟氏之發
仁深切也齊宣王見一牛之觶觶而不忍則教之曰是心足以
王矣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善推其所爲而已矣論堯舜之道
本於孝弟則欲其體夫徐行疾行之間指下見孺子匍匐將入
井之時則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於此焉求之則不差矣嘗試
察吾事親從兄應物處事是端也其或發見亦知其所以然乎
苟能默識而存之擴充而達之生之之妙油然而於中則仁之大
體豈不可得乎及其至也與天地合德鬼神同用悠久無疆變化

莫測而其初則不遠也是乃聖賢所傳之要從事於斯終身而後已可也雖若閒居屏處庸何損於我得時行道事業滿天下而亦可加於我豈特爲不負侯作新斯宇之意哉既侯厲栻爲記遂書斯言以勵同志俾毋忘侯之德抑又以自勵云爾

請檢尋文及甫究問獄案牘

龔夬 處州人

臣竊聞自古姦臣成敗善類以防後患必置之死地而善人脩身無太過失欲求其罪惡之實而不可得故託以悖逆無驗之罪又慮其異時子孫訴理於朝故必欲滅族而後已此自古姦邪之常態也臣近觀前日文及甫之書究問之獄不意茲事出於聖朝使愚臣痛心疾首感憤流涕臣竊惟宣仁聖烈皇后擁佑先帝慎擇累朝重望之臣實之左右輔道德彌綸朝政九年之間中外安靜此天下之所共聞也前日止緣一二姦邪嘗被

黜逐遂敢欺罔朝廷成此大獄以報私讐必欲族滅無辜以快其意當是之時天地變色日月無光積陰踰時中外訥懼以至慧出四方譴告甚著先帝爲之肆赦求言以答天戒而姦臣之忿不已持之益堅由是逐臣死於瘴海家族不許生還至有一門二十餘喪者然則雖無刀鋸其實族滅也朽骨銜冤沈魂爲癘以及於斯痛不忍言今及甫等罪上賴聖斷已行竄斥而當時祕獄必有案牘章疏可以見其鍛鍊文致附會欺罔之人若不早行根究必將藏匿焚滅無所歸咎則天下何以知其非先帝之本意伏望聖慈特賜睿旨請乞檢尋當時照證文書以正姦臣之罪以慰天下之望

元

建府學記

林應隆

皇帝體元開統撫有方身遐邇畢臣至元十三年春正月下潭
州士民案堵如故越三日學宮偶弗戒于火悉焚之潭爲東南
名藩業文者半是學尤不可一日廢聖朝以潭分荆衡間倚五
嶺控重湖分行省鎮焉故名公賢相來蒞斯土者率以學爲重
事第大邦新定多務未遑明年政脩人安平章公有命依舊址
創新學首歸悍卒所據地維給木以助而爲之倡方鳩工集材
而有征海之從迺委府官董厥事西晉成校督厥工學徒慶悅
師作友應富獻財貧效勞翕然相與經始瞻學有士多荒少除
日廩給外罄其所有以供費逾年而後成宏壯美麗視前有加
初廟立屋峻甚帑瓦小弗稱官復昇以巨且厚者覆焉於是
有殿歸然有堂巍然三門前峙兩廡傍翼可以安神樓奉祀薦可
以集生徒肄事業矣雖齋宮祠庭廩庖帑涑沐悉備亦次第

告厥成功夫以非人新學而命各奠攸居而學仍厄於火豈斯
文聖時美耶不有大人出力爲之宗則斯道何所立歟且道不
存而亦立固不以學之興壞而爲道之存亡然有學斯有教教
之存則道之所在也是以前代帝王莫不有學虞曰庠夏曰序
商曰學宗周曰類宮至秦於學爲必遂雖一家猶有執書所以
偷道也故學莫盛於四代迨漢學猶倣古而人昧於道始以儒
名家自儒家之名立而後人爭以儒家自名而道其所謂道吁
道一而已外此豈他有所謂道亦非吾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之道也此由漢以來千百年間治日常少亂日常多替斯道不
明之故夫所謂道者仁義禮智信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
倫是以古之人凡脩身齊家以至於治國平天下率不外是蓋
人之生也皆有是性皆有是倫不由斯道則非人矣此教之所

以不可不明而學之所以不可不建否則人道其能一日立乎
孟子曰有王者起必來取法焉以有天下者必有學也今上混
一宇嘗州縣皆有學治理風化將遠追帝王之盛是以公奉命
此來不待思爲投戈而坐脩庠序之教者可謂知所本矣自今
以往吾黨之士群趨新學蓋知所以立教之意相與學問思辨
求吾所謂道而共行之窮則善其身達則施諸人庶幾化行俗
美措世爲安斯無負我公今日主張大教興復斯文之盛心公
爲人正直方大得相臣體其愛民重士皆本於誠下江南百餘
城猶破竹之易功成不伐惟以撫百姓爲念安富恤窮興利除
害孜孜盡其勲在社稷而德及生民者矣躬建行省其壯麗旣
足以示人威又前立講樓鼓角以悚人瞻今文廟一新氣象宏
美誠爲南州冠矣政教可謂兩盡非知所本能如是乎是不可

以不記

重建太府大成殿記

節文

李琳

天曆元年冬龍飛御極綸音誕敷申飭學校風化之源敦勸勉
勵而郡之文廟適完巍冠湘楚先是泰定四年冬大成殿舊延
及齋舍廊廡祭器所儲惟宣明閣巋然存庾廡積糧仍墻其時
憲府建明相聞議克合詎規模一新是圖而郡集州邑之官
于潭者教禮勸誘尚義而家贍給者歡踴力協有不俟勸而樂
輸者輦其所取如車兩輪翼六翻於是雍楸翳菴在礫堅弘其
楹杵築並作以明年百及四月甲午程工盡堵鉅材碩植輻輳而
至匠石輸與各當其任六月壬子大合樂舉脩梁參凌雲湧醪
牲歌偉憲使大中王公克敬是日集寮寮致祀奠宣中奉公
問問廼屬鈞相奉旂

歡聲聚唱

輶踵至愈加

勉勵憲使中議公管不八通議呂公楨憲副水德公八十朝散
白公鐸憲僉儒林劉公藝朝列公忽都不丁經歷承務韓公允
直照磨承事正公齊公衛道以底于
宣慰使正奉公萬奴中奉公問問副使朝列公忽魯忽禿經歷
承直秦公從政都事承事錢伯玉照磨將士佐趙快翁公勤克
濟助載偉績郡侯關中順恪乃心力及茲峻事祭器範金亦就
甄暈煥輝麗築黻端器取如瞻闕里至元十三年春正月潭初入
職方越三日學宮燬燬由途郡部士之饒於賞者按圖分構歷三
載始備茲歲月未及坐而臻完功復倍於此率先以勗衆力作
新以倡士氣砥念肩燕暑寒弗渝既勤且敏以諧就桀卽六經
大心字爲宮庭三綱五常爲棟楹礎礎日用脩齊餘力揆辭華
拾料芥亦各識分性擔充之廣居盛矣我乃絲之以辭曰維郡

文嘗西城之南殿庭皆精玉映荆璽只邊坐鑄冠蓋聚華礫
煨燼西懸于數幹旋以道建立任人勉勵敦勸放篋指困鉅材
堅植輻輳而至畫堵程工輪奐畢備巍然先聖萬世所師功柱
立極德彌四維新建文運勛初崇向宇宙開朗颺雲動盪六經
妙用與造化俱候務所先砥志弗渝以淑人心以隆風教揭茲
宋規獲其遠效倏望禮樂樹立綱常濟濟紳佩洙泗瀟湘是圭
藻散霄馳日較宮庭既完巖巖并蕭森嚴壯觀游泳昇平秩若
脩理爰集大成歌始侯類達之大史刻辭堅石綿千億紀

不朝

重建府學記節文

李賢南陽人少保

長沙湖南望郡學首風化於諸邑吾聞是學創於元歲久不能
無傾圮者有司間嘗脩葺然亦因陋就簡而已 國朝天順改

元之六年知府錢澍以重新爲已任命憲王驥西倡舉之繼而
憲副盧秩巡視綜理經營於其間大肆改作闢地崇址增建齋
房號房饌堂神庫尊經閣先賢祠厨廩解宇之類堂殿門垣僵
者以立爾者以堅費廣而民不知工就而力不疲卽此觀之則
凡百廢墜次第而興舉之可知矣無何是學主師席者王莊氏
以幹至京謁予求文以記一新之故予惟學校一興人材亦一
盛焉何也其來新之時士之遊於斯者必視爲尋常而無所感
激也迨旣新之日士必相謂曰上之人所以慇懃勞心豈有他
哉實爲作興我輩也寧處而不知感激可乎於是罔不盡心努
力奮發精進求底於成材之地以慰數君之盛意焉莊曰季莫
大焉斯學斯士始也得數君子之力以興之終也得大君子之
言以勵之已而人材彬彬彙進歸功於我不可辭也季莫大焉

因併其言而記之以示永久云

又

王偉收縣人

聖人道在天下猶元氣流行天地間亘萬古不可易雖愚夫愚婦能知能行況服其服出其門牆誦讀其詩書不知尊崇侈大可乎長沙古潭州郡昔朱文公張南軒過化之地士出其間以文章事業顯名于時者代不乏賢舊有文廟祀先聖群賢與諸生肄業承平日久寢以敝壞先是守郡者惟務苟辨目前不知為政之要在於育才講道之所徃徃畧不經意既無倡率又無應和教泥不行天順改元初莆田周侯來守是邦首謁廟學慨然興嘆思作新之貳守館陶劉公志判府仙遊顧公元歷城張公鸞聞而是之相率捐已俸皆其不足者以義激勸人皆忻然有助命耆老羅伯綱戴萬和董其工侯等視政之暇輒往督率

費不出公人率趨事經始於二年秋落成於明年八月葺大成
殿重建東西廡戟門櫺星門雕飾諸賢像廣明倫堂通造祭祀
會饌等器具悉備仆者以植傾者以正去腐易新補敝爲完高
明弘麗蓋倍蓰於前旣訖事一時武備一島僚吏以候此舉
關風化之大不可無文垂諸永久來請于予嗚呼若侯者可謂
得爲政之要矣夫 朝廷之圖治惟在於用賢賢才之造就莫
先於學校學校之教其言六經其行仁義六經仁義之府也仁
義孔聖之心也士秉仁義猶農夫之於耒耜不可一朝去達焉
與俱窮焉與偕故以之治人則人治以之事君則君尊是道也
實吾天子立言垂訓扶世導民之切非徒一時類其維持抑亦
萬世遵其規範夫功被天下後世則宜爲天下後世所宗重苟
或廟宇弗稱教化陵夷非長民之責而何而今而後諸生來游

來歌觀廟貌之尊嚴而起敬恭之心即庠序之輪奐而思仁義之道所言所行必欲與昔賢繼美是皆我侯作興學校之力苟徒曰飾廟學以為美觀服儒服而徒美稱言不本乎六經行不根於仁義貿貿焉而食營營焉而趨卒至於湮泯無聞是豈朝廷重道養賢之意郡侯作興學校之心哉侯名哲字能惠先以明經舉進士于鄉為御史有能聲陞處州太守轉長沙所至有善政其在長沙脩學之外徑興滯飭故罔不惟新且其治身蒞政簡易廉能明誠篤實有古循良之風謂之得為政之要信然足皆可知因併記之以為後來勸

建講堂記

達彥廣 括蒼人 僉事

斯文與天地並天相斯文故生孔子於周末斯文不負於天故當世運之否奉國祚之盛衰莫不有真儒綱維主張承繼道統

孔子之前如皋陶如伯益如伊尹如周公皆以真儒而當虞夏
商周之會振起綱常匡持正道然非孔子孰與祖述而憲章之
孔子之後如孟軻如董仲舒如韓愈如蕪溪周子明道程子元
晦朱子魯齋許衡亦以真儒而當戰國漢唐宋元之會義明道
著淑會傳後然非孔子孰與提攜而警覺之彼西秦之坑儒非
坑斯文也秦自坑之東漢之崇儒非崇斯文也漢自崇之世運
否而秦國祚衰而盛斯文寓焉然則斯文之在人心曷嘗一日
負於人之國家哉中原自建炎南渡以來天下不知有賢君者
三百餘年矣

皇上震五百年興王之曆一洗乾坤重建華夏肇脩人紀而孔
子之廟稱於天下且長沙湖南望郡也元末丘變人忘其主敵
起舟中而吾文廟之齋廡堂閣燬于紅髮者垂三十年歲次甲

庚冬長沙衛指揮懷遠立公奉命城守挈諸生於瘡痍飢厄之中今年而休息之明年而育訓之又明年而振勵發啓之上承天寵下惠諸生日省月試士在學者忘其爲將官也越十年癸丑冬憫講堂廢師生地立於是相之下之經之營之起十月之乙未終十一月之甲子率同官相與翼成之而今而後學問思辨之士安於斯脩齊治平之士出於斯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無淒風苦雨之憂有絃誦洋洋之盛者誰之力耶在學庶職不迷所自請言於予斯銘不朽予愧言之不足以名世也辭之再請之力辭不獲已爰爲之說庸紀以見天未喪斯文也

府學尊經閣記

李東陽涿陵人少

長沙守金壇錢公自給事中擢守長沙數年政脩而人悅乃作尊經閣於明倫堂之後其制宏達壯麗廣概而疏櫛漏檻相衝

覺楹交輝巨嶽當其前長沙瀉其旁登茲閣而吾郡之形勝可
坐而見也吾郡故無藏書公購書數千卷其中六經爲先

國朝所頒定者次之子史百家又次之居茲閣而天下之圖籍
可坐而盡也成化壬辰予歸至長沙寔與教授梁君恒暨其郡
寮諸生登之相與藉嘆錢公之功越翼日梁君率諸生造予館
請曰惟茲閣不可無述今成蓋二年于茲固有待敢以請予曰
敬諾乃諭于衆曰觀治者必于其所尚而治效從之秦任刑罰
國用亡漢習法律其治雜霸兩晉尚黃老卒以清淨敗梁武氏
好佛饑而死唐工詞賦士寡實行有宋崇儒術而未盡用其治
亦不克古惟我 國家敦道崇德以經治天下于茲百年教化
淳厚人文宣著視今較昔其效甚明豈惟有國家以至于郡縣
皆然錢公之治魏乎其尚已今年祠賈誼明年祠李帝又明

年祠長沙諸先賢脩先師廟庭以及備學茲閣之成蓋多于前
功及是時政事閑暇居師儒招俊髦或瞻以登或息以游俯仰
左右益有感乎其中者是故南瞻廟庭思先聖之道訓若嚴師
在前俯焉而不敢肆西望嶽麓慨考亭之故址懷高山之仰悚
焉若有所不及北拱 宮闕則抱江湖之憂思仰答

聖天子作養教育之盛意東望府治則念我公之功惟無負以
能有成功無愧于天下後世則茲閣也豈直遊樂爲觀美也哉
請與吾郡之善士共勗之衆皆曰敬諾遂刻石于閣中閣始于
成化己丑秋八月落成于庚寅之冬十月云

長沙縣學記

韓陽會稽人提學僉事

朝廷以文治養天下士詩書禮樂之化日新月盛故內而
京畿外而郡邑學校之制莫不煥然維新較諸前代誠有所不

及也壽沙爲湖南望郡長沙爲郡之甲邑舊有學在郡治定王
臺後元至元十二年徙于郡學之右址廢不存 國朝洪武庚
午歲知縣句容王銓始遷于府治北門外與縣治東西不遠卽
今學也到此餘七十年歲月滋久加以風雨之漂搖雀鼠之穿
穴蠹朽欹斜日就傾覆正統一年昌黎趙君勉來知府事時秀
水張擴爲令斯邑拜詣之際顧瞻浴嗟慨然以脩治作興爲念
乃悉心竭力鳩工度材撤而新之不一二載其殿巍然其堂聳
然以至東西兩廡左右二齋與夫師主燕處之室庖湏會饌之
區罔不完輯丹堊輝煌金碧照耀較諸舊規大不侔矣凡若此
者雖由郡守趙君表倡以開其端而邑令張擴之功不可少也
今年春予按歷壽沙邑丞符文錫具以張令脩治之勞及事之
難不再詳請予爲記予忝提督旆旌義不容拒矧邑丞文錫乃

能不泯前人之善徵文以垂不朽亦可見其存心之厚也
可斯哉尚冀由今而後諸士子之遊學于斯者攻經史子氏之
書講脩齊治平之道朝無暮習日就月將上思無負

朝廷右文教養之恩下思無忘守令新學作興之念斯可也苟
徒處此維新之學而不知所處者爲何事業焉而不知脩德焉
而不知進祿碌庸庸無補于世匪惟有孤 聖朝崇儒養賢之

盛心抑亦有忝守令新學待士之深意也因其請脩書以記

重脩長沙廟學記

陳文廬陵人禮部尚書

古帝王之治天下國家必先於政教故設官興之而法亦具不
徒其政舉而教亦由之以興也後世去古益遠而治日亦不若
矣然所謂政教若鄉飲鄉射與夫受詞獻囚受成獻誠必於學
官而釋奠 先聖先師亦惟學官而無廟也故士之育于學者

耳濡目染于政教之事而心領神會于興舉之餘出而從政教亦皆素所習焉者初不待求之於見聞領會之外也豈徒誦說記問肄課業以取科第云乎哉以謂工不居肆固無以成其事士不由於學而學焉烏能致其道哉後學宮之修葺誠與政教者之先務豈可緩乎先務於此斯政教之行有其地矣非明子治道者能之乎長沙縣學正統乙丑知府趙勉同知張擴嘗油而備之歲月既更風雨攸摧日就頽壞而於政教殊弗稱焉順甲申湖廣按察副使新淦盧君秩初蒞分司卽詢其地明日至學宮謁先師禮畢巡視堂廡齋舍慨其敝而弗稱乃倡知府金壇錢君澍市材鳩工爰始重新之謀頽者立之壞者易之踰時煥然改舊觀凡政教之事雖古今尚異而亦得以講于斯習于斯見聞于斯靡弗稱焉明年其府庠司訓盧陵王君莊以公

職至京謁予言其重新之功實成于盧錢二公如此求予爲記
將勒石以著其成於悠久予旣道政教之興舉貴先有地矣抑
尤存乎人焉有其人而後能行其事以具舉之以至乎作人之
盛斯不愧于古道也然則盧錢二公之賢亦於是而可繫見矣
正司訓與予同邑里其言如此信以賢而知賢也歟故併錄之
俾歸而勒諸石成化元年十月初日記

脩善化府學記節文

彭時安福人

善化縣有學在郡城之南自洪武壬戌知縣張居仁始遷于此
居仁去繼以莫如輔而後廟學之制始備歷歲滋久日入於壞
正統中蓋嘗脩葺然因陋就簡天順八年按察司副使金川盧
公秩行部蒞長沙顧瞻斯學之敝欲重加葺理而太守金壇錢
公澍樂從其言乃協力一心集材鳩工盡撤其舊而新之自殿

堂門廡以至東西齋舍咸除其朽腐易以堅良規模煥然遠勝於舊以是年八月經始不數月而告成既其成也適長沙府學訓導廬陵王莊以公事赴京因之以屬記

重脩廟學記 節文

韓陽 會稽人提學僉事

善化縣舊有學在長沙郡城內興化坊元末燬于兵洪武壬戌知縣張居仁始卜今郡城之外縣治之西而創建焉洪武癸亥知縣莫如輔相繼營建殿堂齋廡以至倉庫之房飲饌之所靡不完且奈以歷年滋久禮殿講堂日就頽毀正統壬戌嘉定伍誠來主教事視篆之初顧瞻廟學傾頽即有志於脩舉奈宰邑者未獲其人趨趨弗果未幾廣右鄒德來知縣事昆陵朱璿來佐縣政慨然同有脩廢舉墜之念遂相與經營圖畫撤而新之經始於乙丑之夏訖工於丙寅之春禮殿講堂前後輝映東西

齋廡內外維新繚以周垣樹以名木比諸舊實大不侔矣今年
春予以行部臨按壽沙目覩其事寧不爲之喜耶因其請遂此
以記

重修學記節文

羅安益陽人江
西按察使

善化學數百年或興或廢洪武壬戌廟學肇建郡城外之南連
接市井密邇民居甚非育才地也成化庚子本府知府周公純
知縣盛公時更創郡城內之東地位爽塏但經畫之始規模偏
小前門迂道而入歷歲滋久禮殿門廡明倫之堂博約之齋悉
梁頹楹腐聖賢像設剝落漫漶教諭三山傅君顯以是請于按
臨提學僉事歐陽公旦公親謁廟顧瞻咨嗟欲重加葺理知府
四明王公瑄通府叙州陶公俊樂從其言公出帑以購鄰園撤
敝墉以直前道若薪若甍若木若植若灰墜釘鐵丹漆若工之

價役之餽皆以方畧致之既具卜日僦工頽者起之腐者新之
王公去繼以天台李公綱又捐俸贊襄像設殿廡門堂庖廩繕
以周垣次第完美視舊規皆壯麗觀者改見爰率諸生釋菜以
告厥成訓導三山葉君性謂諸公之功宜可托之未久乃具始
末走書以屬記予惟學校育賢之地郡大夫刻意作興可謂知
所務矣諸士子游其間升而之廟對越聖賢以興其企慕之心
退而之學切磨講明以究其體用之學謹義利之辨嚴趨向之
方毋徇乎名必覈其實庶幾上不負 朝廷教育之恩下不負
諸公作興之意予忝邦人願相與勉之經始於弘治庚申九月
落成於癸亥八月謹記

重脩嶽麓書院記

李東陽

東陽昔省墓長沙嘗渡湘江登嶽麓訪宋人所謂書院者得斷

碑遺址于榛莽間得晦菴南軒兩先生之餘風遺澤未有以修也
也雖有寺存焉耳越二十餘年則聞通判陳君指俸治材爲中
門爲左右廡甃石數級上爲講堂又上爲崇道祠以祀兩先生
復名之曰徽麓書院未幾陳君以內艱去且卒通判李君爲
推官彭君琢構亭具巔名之曰極高明又買田若干畝以爲
志比王君來知府事帥僚屬師生行舍菜禮諸所未及如
備器用廣旁舍儲置經史延師領教皆次第舉行而同知楊君
實佐其事蓋茲院自宋初郡守朱洞始建真宗時李允則請
書國子監簿周式教授其間乃請賜額遂與應天白鹿石鼓並
稱爲四大書院及南渡毀于兵安撫劉公珙復建孝宗時兩先
生實會講焉晦翁爲安撫更建於茲地學者多至千人田至五
十頃舍至百餘間今殿基故在遺址廢田爲僧孛家所據歷三

百餘年而茲院始復其舊矣是王君遣使爲記于予亦陳昔所
嘗請者也惟古者學校遍天下其教與學者皆聖賢之道故能
以一德同俗及世衰政弛道晦不明上擇官以教下擇師以學
勞什一之力而後得世之少治而多亂矣或謂今學有恒制師
有定員弟玩常愒久不能無望乎什一之外如書院者故有或
起于鄉塾則於此爲培養之地或籍于郡學則藉遊息以廣見
聞使斯道之在天下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者隨厥所達皆可爲
成已成物之用乃可以言學不然雖欲效此猶學於彼無益也
且南軒得衡山胡氏言仁之旨觀所爲書院記亦惓惓以是爲
辭晦翁之學固有大於彼然亦資而有之後之學者曾不逮其
萬一而不百倍其功烏可哉由南軒以及晦翁又等而上之以
予意人皆其幾爲茲院之重以爲山川光若其程朱

行學教與學吾大夫士望之矣院建功於弘治甲寅七月
丙辰十月陳君諱細起鄉貢士王君名瑁楊君名茂元
士皆四明人吾郡之賢大夫也助建祠屋者布政叅議羅君鑒
都閩楊君銓府學生陳大用輩助置田者國子生李經皆郡人
寺僧法印實董其後蓋亦有慕乎吾教者不欲泯其實亦附書
之

又

楊茂元脚縣人

長沙府治之西有山曰嶽麓又名靈麓至南嶽七十二峯其一
也長沙之山不可以數計近府而高且大者莫如嶽麓居民鮮
少市喧不聞泉其而木茂壤厚而田腴湘江注其東洞庭溼其
北誠一勝地也宋開寶間郡守朱公即其地築屋以待學者真
宗時山長周式以行義著召拜國子學主簿命歸教授詔以嶽

麓書院名增賜中秘書尋遭兵燹乾道改元建安劉公因舊址
復建書院加藏書閣南軒先生爲之記乾道三年晦菴朱文公
先生隱南軒得衡山胡氏之學如長沙訪焉二先生論中庸之
義三晝夜不能合其後文公卒更定其說故長沙舊志謂南軒
與朱子講學於嶽麓書院者此也紹熙四年詔除文公爲湖南
安撫累辭不允越明年五月至鎮長沙士子素知向學日俟公
退則請質所疑公爲之講說不倦四方學者畢至時劉公所創
書院歲久浸圯公捧土脩復之後又更建於焚燬之地規制一
新焉聞諸故老相傳書院前有宣聖殿五間殿前引泉爲泮池
其列屋殆百間其南爲風雩亭殿後堂室二層層各七間兩廡
亦如之其外門距書院二里許合其地猶以鴻門名而碑址尚
臥田中方其盛也學徒千餘人食田五十頃故諺曰道林三千

衆書院一千徒而五十頃之文斷碑可考也今殿址故在而列
屋頽垣隱見荒榛野莽間其址與食田皆爲僧卒藝家之所據
矣噫抑又何哀也吾友陳君鋼通守于此聞而往訪焉慨然圖
興復之遂卽文公更建之所爲大門五間兩廡各二間餘名其
左曰明義右曰誠明取文公白鹿洞賦語也北上十數級復建
書院五間又十數級創一祠以祀晦菴南軒二先生扁名曰崇
道仁續以周垣雜植竹柏花卉於隙地然其規制則隘於舊矣
君間嘗語余曰是役也吾捐俸爲之鄙人若少叅羅公鑿都閭
揚公銓庠生陳大用董亦有佐之者始吾擇人以董役更數輩
弗稱後得此寺僧法印任之卒賴其力蓋文公之感人也深雖
異端亦知向慕如此吾於祠後又治址將構亭以遠眺望名曰
極高明又欲買田百畝以供祠事以食學者未遂也子其爲我

詠之未幾君以憂去歸其鄉而卒其同官四明李君錫為撰墓
四楹推府京永彭君琢國子生安化李經為買田若干畝以
君之志也郡守吾勤王公瑄首嘉是舉有闕於風化率僚屬師
生行舍菜禮又走書幣求記於西涯李先生諸所未及小者如
闢道路廣旁舍備器用增公田大者如儲經史擇士延師以教
之之類將以次規畫舉行皆可書者獨余衰病蹇拙詩成而未
敢以示人李君過余偶見之不謂辭翰皆惡堅欲摩勒於石固
辭不獲乃以遺之而併考書院廢置與文公講學過化之詳以
及故老相傳之言使後之君子覽而有感焉

嶽麓書院跋

羅鑒茶陵人
都御史

宋初學校未廣四六書院之名聞天下嶽麓其一也開寶以來
廢置不一南軒記之詳矣 皇明啓運州郡列道序書院

爲刑榛鮮有留意今四明嗚君銅來倅是邦顧瞻嘆息遂以復
虞爲已任工材之費多出於已不擾於民識者歸之或曰士樂
於庠序矣此何爲耶余曰不然夫王者之政病於不行聖人之
教病於不明去其病而陶斯世於雍熙豈有他哉亦在脩其本
而旨蓋予謂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歐陽公謂堯舜
三代之際王政脩明禮樂充於天下當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
入是皆知本之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考之圖志吾郡浮圖老
子之居殆三百區而庠序僅什一何以誘民皆知所守而無邪
僻耶然則書院之興其有關於世教夫豈細故耶余旣嘉陳君
之功又患世之人有感於或者之說於是乎書

賈大傳祠記

李東陽

古所謂大臣者必先大體後庶務其所施設皆足以刑天下及

後世然其負甚重不苟合於人人未必能識識之未必能用
此治所以恒弗成也漢屈群策豪傑並起而從之高帝之初所
不克致者尚四皓魯兩生之外天下蓋無賢矣明律令時則有
若蕭何曹參治軍旅時則有若韓信彭越周勃出入籌策時則
有若張良陳平此皆撥亂創始之所爲用非所以繼世建統也
文帝時可謂大臣者惟賈太傅一人少而薦于朝且顯矣卒短
于大臣困于長沙老于梁嗚呼以文帝爲君而大傅不得爲之
相是故漢之禮樂微矣吾觀其論天下之所置則先仁義後刑
法論天下之勢則先夏後夷先腰而後脛指論吏治則先風俗
論世之所以長久之術則先太子論大臣則先庶耻此其言皆
治亂之大體所在戰國而下無能言之者可以爲大臣矣當時
人多以爲少年喜筮後之議者亦以爲太驟此其言得失必

何能辨之者或又謂古人伊管未能遠過若伊
君則弗能知

大傳之正管氏者烏足以語此使大傳竟作必能刮去秦

習成漢之一制非蕭曹而下可擬也不用而死又帝固未嘗讐

之而遺憾尚在天下司馬遷作史記徒以其吊湘之賦遂與屈

原向傳則亦甚矣大傳在長沙未久長沙人至今習知之其故

宅卒伍倫所居其井然存焉世所傳賈傳井者也成化元

年我長沙守錢侯募郡人以財贖其宅地為祠塑像其中請著

祀典 詔以仲春秋祭用豕一羊一菜盛備復其民一家使供

祀翰林編脩李東陽省墓歸自京師寔拜大傳于祠侯請記

其事大傳之賢史書之詳矣予為之記俾後來者知茲祠也功

自錢侯始

李忠節祠記

李東陽

成化五年春正月長沙知府臣錢樹言臣所守宋潭州地按史
志載知潭州李希元兵之圍潭也希始至慨慷登陴與將畫地
而守民老幼皆出助之不令而集希日以忠義勵將士死相籍
人猶飲血乘城殊死戰有誘降者輒斬以徇阿里海涯督戰益
急城中大窘不能支諸將泣請曰事急矣吾屋爲國死可也如
民何希罵曰國家數十年厚養汝輩者爲今日也汝等死守有
復言者吾先戮汝自是諸將莫敢言除夕元兵登城且陷希坐
熊湘閣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當死吾家人不可屬于
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伏地扣頭辭不能希固命之忠泣諾
乃以酒醉其家人徧刃之希亦引頸受刃忠繼焚希居還家
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乃自殺是時先帝死者知衡州尹毅
寓居城中冠帶其二子與其家人死于火參議楊震死于池後

帝死者慕倭陳億孫顏應炎潭民多舉家自隸城無虛井溢于
林者仰望其事蓋感激在朝廷昭晰在史傳布揚在天下浹洽
在郡人耳目而郡之廟貌未立享祀未著其爲缺典甚不細臣
已立祠于帝所居故地塑帝像其中以尹穀配請者祀典儀物
使有司求有所遵式事于禮部具春秋祭帝用豕一羊一菜盛
備其餘羊一制可越三年壬辰東陽寔拜公祠於長沙錢侯以
予爲潭人且筮史氏之屬謂寔爲記嗚呼自古有國莫不立廟
沛困愛可非痛者宜莫如宋宋之亡也仗節死義者數十人或
止一身或連一家或及其將佐而能使人感激之深且衆者宜
莫如李忠節宋亡後數十年其遺民故老尚懷忠思之忠節死潭
人云云道其事猶慷慨泣下嗚呼是孰使之然哉論者固以爲

忠士之報然當時弃城賣國背位而逃者亦多矣微

未必死死未必能多忠節守潭未半年而感動人若
是及其死舉湖以南皆降天下之存亡所繫可知已荆楚之間
淫祠累千百而忠節無血食地此非所以示天下後世也繼自
今吾郡之人瞻慕感勵為臣必忠為子必孝茲惟忠節之風亦
惟錢侯之功是宜有記述刻之金石以昭千無極侯既祠公其
歲事必親為之作楚歌以享公以紓潭人之思歌曰春江澹兮
冥冥悲風起兮洞庭靈之來兮揚舫載風旂兮駕雲軒兮分胡馬
兮如雲奮前車兮我軍寧為宋鬼兮生不為胡波誰而烈兮什
百其徒朝鶴跨兮水濱暮猿啼兮木下奔空兮落日南三五戶
兮南楚楚之水兮荆之山靈之去兮復還
餘淚兮沈澗余懷兮何極兮之亡兮誓天與
芬菊蘭兮標荔

神享祀兮終吉

燕蝠解

徐達 善化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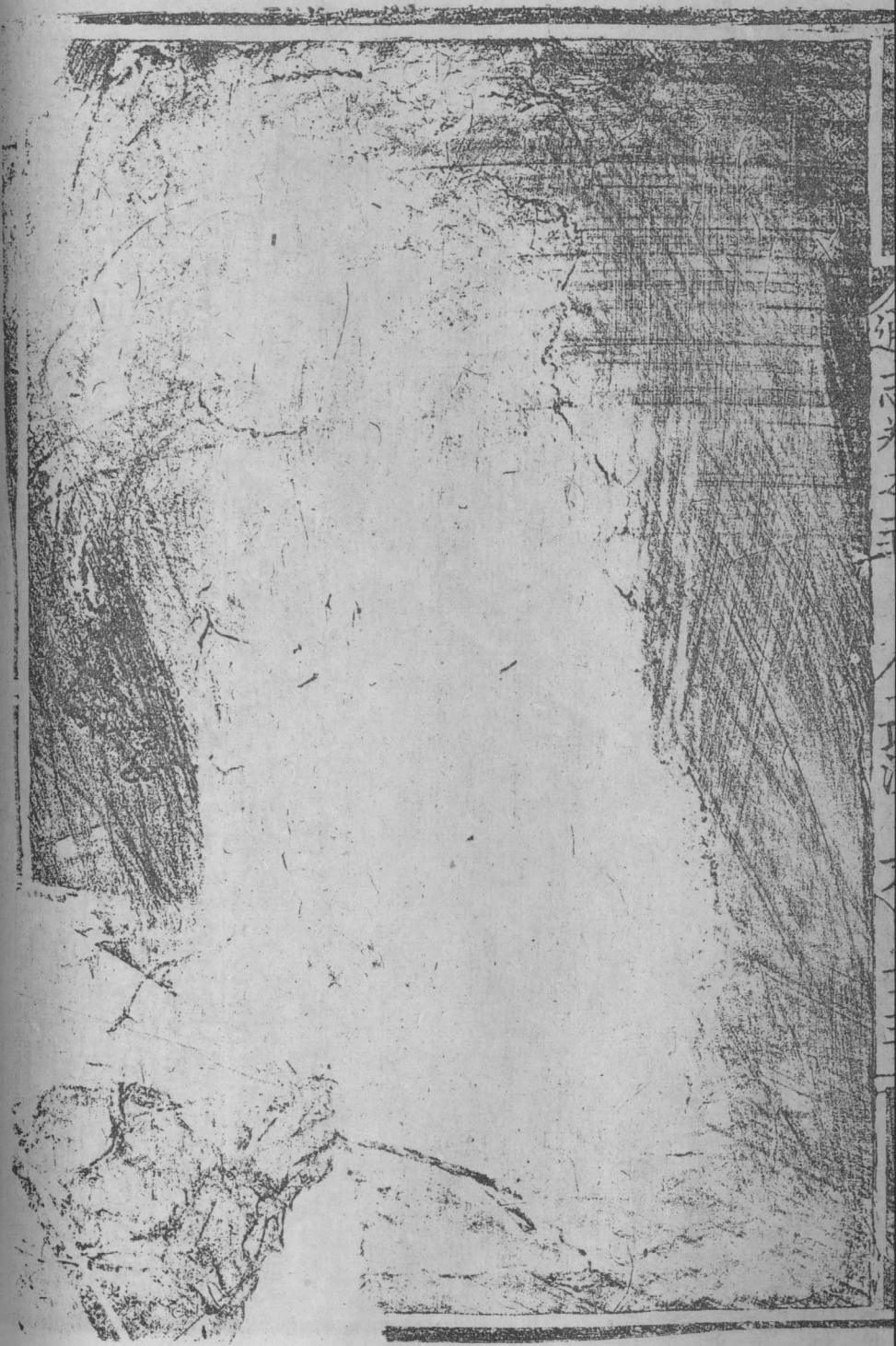
昔春秋之時有燕鼠者以其祖嘗有生商之功得拜烏衣國子
 爵之命因居海島中無他政務晨有造其國者謂其人皆雅重
 禮度相遇輒能道故舊意其語則喃喃然不可曉無少長皆着
 烏衣故國以烏衣名燕鼠性高潔喜談論每春分之際必與其
 徒行駕雲重曳玄裳徧遊中國諸樂土中國之能詩者或為之
 賦燕燕之什以送之間有瞻望弗及佇立以泣之語所以道別
 情也燕鼠既來中國遇高堂廣廈綉闥朱甍如王謝諸賢第宅
 佳處即之盤桓棲息其間或時擷香芹博求異品往來溪塘沼
 沚之旁行窩所在水陸之珍莫不畢至雖尋常百姓家苟能愛
 之試一翹首焉燕鼠亦為之屈下以從主人之樂自春徂秋依
 戀若不能忘情焉主人亦無不為之開簾款遇且恒恐日夕舍

去故上自王公大人下至閭閻小夫所以仰其休光羨其德音者蓋不啻若自口出也燕鳥居中國既以性益適而身益安心益逸而日益休遂與主人爲莫逆之交用是常見其有至長子孫焉者主人復能鍾愛之至視爲己家佳雛借使日數喧聒左右衝突帷帷若剪掠花卉之類主人亦不之厭也燕鳥生育日繁族屬殆滿天下有在漢成帝時者美姿容與帝晤於掖即帝一見卽佳納之動寘之掌上憐其體輕作七寶避風臺以藏之復有在唐時者其風致亦艷麗動人張僕射時居彭城聞其名乃羅而致之幕下日與欵洽情好甚篤張公復別構一樓以貯之扁其樓曰燕子其見禮敬如此觸草木黃落時燕鳥始淩然有烏衣歸止之興復以來歲春分爲期訂約主人諄切良不爽此其大致也一日潦雨新霽溽暑漸清燕鳥凌晨肆爲愛顧之

遊於是參差左羽蓋頡之頡之東則薄於杖桑而泛於咸池南
浮滄溟北止鬱林食飲終日樂而忘返不復計其日之夕矣行
次高春遇輻生者數十輩要於路曰前者願見而不可得今幸
遭先生於路生輩竊有所請燕皁曰弟言之輻生曰生輩伏翼
茅茨久矣顧惟天地生物同形異趨者萬有不齊如生輩者語
其形若與子肖語其所趨則與子不同蓋子之出也以晨而生
輩之出也以瞑子之所止也人皆爭慕之言語所及且樂聽之
生輩經年在人矮屋之下所居不過容膝設有問難之者復呐
呐然不能出口至使見者匪惟惡之且將訶責之而凡所謂兒
童走卒輩者又皆形諸醜謠咸遮道以杖擻擊之俾予一黃昏
之遊尚不能容一足焉甚至有圖其形像種種漫爲鍾進士之
所玩弄之者予何私於造物者獨遇其厚而生則遭其薄耶抑

何賦形雅與子肖而所趨乃有不能同者一至於此耶燕飢曰
是非予所知也神明之墟高崗之上有鳥官氏居焉若人者與
道翱翔嘗儀虞廷者也蓋徃質焉既至各具悉所以鳥官氏乃
召燕飢上侍揮蝠生輩於堂下且誨之曰形與行異而趨亦隨
之天地生物不偶然也生之所以與燕飢同者形焉耳形同而
行不同也行不同而所趨能與之同乎可與同而自不能與之
同者分也分不同而時不能爲之同者理也不可與同而強欲
與之同者妄也溺於妄而卒不能反諸理者罪也生當安其分
守其特以全乎其形可免也較其同計其趨不知其漸流於有
罪之地抑可哀也造物者何私而燕飢者何獨厚焉區區爭論
生得不得而強爲之辭也蝠生輩聞誨語塞慚縮而退鳥官氏
信宿於別館明日燕飢以告諸主人遂爲之哄堂一

笑君子曰易之爲書廣大悉備言幽悔吝一惟其特爲士者爲
平居見之不明講之不熟則凡見人之功名富貴蓋鮮有不至
於瞋目爲視背相訾議者矣曾不知出處去就窮達顯晦之机
一切皆不在我固有不足容心於其間者觀諸蝠生輩與燕鼠
之爭論及烏官氏之誨詞是不亦少可悟也哉不亦可少悟也
哉



湘潭縣

孝子陳道周母墓亭記節文

田澤

湘潭陳孝子道周之母墓著之圖經舊矣按長沙誌道周少孤事母至孝常日進盥及饋必拜禮無違者家貧竭力奉甘旨侍膳未徹不敢退非有他故輒終日不離側母亡旦暮哀毀骨立酸感行路堊縣郭西北廬墓所常自作甃墓磚舐塗歿者成五甃籍以衽號泣進之已拜而退以是爲常邑人往觀者日以百數無不隕涕如是歷四年而塋乃成高三丈墓成而道周繼亡子嘗讀斯志嘆其能爲人所難惟恨不一登其冢後除廣西憲僉道經湘潭過而求之則已爲側近豪民攘奪毀墓磚零落鞠爲荆榛知州王奉議下車登丘覽古傷孝子之心亟命奪

故而復之仍損已俸而封樹表著之不惟有以慰幽壤者之念
即觀感之下必將有油然而動其良心者公名從政真定人嘗知
石州有遺愛民爲立碑其守湘潭也典廢舉墜有可記者非一
故樂爲記之至元戊寅二月上巳日記

本朝

鼎建公廳記

李叔南邑人 教授

湘潭州治內外公署新成制作更美柱石益堅民不知勞鳩工
且速州之士庶老幼遠近聚觀歎稱美此太守公之賢加惠吾民
矣可不記其事以傳求久屬筆於余辭不獲姑發庸鄙以叙其
實州爲潯威屬邑地勢平廣延袤數百里生齒之夥賦稅之蕃
爲屬邑最州治據湘流之左瀕臨江澣前納楚峰之勝後接黃
龍之秀錦灣當其要衝昭峽突爲藩限以故徃徃得賢守牧平

治元至正辛卯冬災於峒獠次春年年寇竊四起厲氣繼興而錢
僅存臻生民荼毒十室九空踰稔未復牧守之任雖常有人然
畏其荒涼居不安席況望其有能興者哉 國朝肇啓法令惟
新汲汲焉選任賢守令上下同心若臂運指以圖治本而太守
莫公寔來顧視州境鞠爲荆榛餘民聚散靡有定處公深以爲
憂亟捐已資時具飲食身先吏卒闢草萊決污潦作小堂其中
日視州事焦心勞思延攬招徠近者摩其瘡痍遠者加以勸勉
君雖經理粗具而切切奉公歲多增羨餘然於極負受塵之氓
未嘗輕易而煩擾之也期年間歸者日衆君曰民旣庶矣公署
之未稱何以出治理民此太守之先責也乃乘農隙卽舊圖爰
究爰度載經載營工匠獻能民庶供役懸崖窮谷積年數仞之
材悉登於用公則躬冒風日手自規畫勞來之言聲不絕口寔

犒之饗日無虛過僉曰是役也爲吾民也而不盡其心哉起於
丙午之某月畢於丁未之某月聽五間營繕高廣又闢清風閣
故址爲後堂以便退思崇儀門以嚴屏蔽壯譙樓以警更蒲至
如幕司吏案廩庫庖舍俱有定次粉繪雪新丹雘霞照故觀者
心驚目駭蓋謂崇墉巨郭淪於煨燼興舉者蓋鮮聞吾州一旦
舉是役而盛于平時莫公之材能於茲見矣噫趙武成室張老
獻其歌馬後成城史氏載其業皆美成功而嘉規畫也今莫公
壯偉觀於一州圖又永於千載上有光於國制下遺惠於民
生考其懿績不讓前人遺而不書文之闕也敢滌筆硯識其歲
月庶俾將來如作之始洪武二年春正月吉日記

湘陰縣

唐

黃陵廟記

韓愈

湘旁有廟曰黃陵自前古立以祠堯之二女舜二妃者庭有古碑斷裂分散在地其文剝缺考圖經漢荊州牧劉表景升之立題曰湘夫人碑今驗其文乃晉大康九年又題其額曰虞舜二妃之碑非景升立者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劉向鄭玄亦皆以二妃爲湘君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之解以爲湘君者自其水神而爲湘夫人者乃二妃也從舜南征三苗不反道死湘流之間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者帝舜之后不當降小君爲夫人因以二女爲天帝之女以予考之璞與王逸俱失也堯之

長女娥皇舜之后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
歌詞謂娥皇爲君謂女英爲帝子各以其次第推而言之也禮
有小君君母明其正自得稱君也書曰舜陟方乃死傳謂升遐
南方以死或又曰舜死蒼梧二妃從之不及溺死沅湘之間余
謂竹書紀年帝王之殛皆曰陟方陟升也謂天也書曰殷禮陟
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書紀舜之沒云陟者與竹周書文
同也其下言方死者所以釋陟爲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
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以此謂舜死葬蒼梧於時
二妃從之不及而溺死者皆不可信二妃旣曰以謀語舜脫舜
之厄成舜之聖堯死而舜有天下爲天子二妃之力宜常爲神
食民之祭今之渡湘江者莫敢不進禮廟下元和十四年春余
以言事得罪黜爲潮州刺史其地於漢南海之揭陽厲毒所聚

懼不得脫死過廟而禱之其冬移袁州刺史明年九月拜國子
祭酒使以私錢十萬抵岳州易廟之地桶腐瓦於刺史王堪長
慶元年刺史張愉自京師徃余與愉故謂曰丐我一碑石載二
妃廟事且令後世知有予名愉曰諾既至州報曰碑謹具遂篆
其事俾刻之

汨羅廟記

蔣防

噫日月明而忠賢生日月翳而忠賢斃明翳其天耶非耶其數
耶非耶將適然耶非耶且自昔抱大忠而死者亦何可勝言雖
天傾地搖山折川竭猶可得而評論焉及至軒轅氏之天以道
爲日月無明翳之變故風后九牧得適其材焉帝堯氏之大以
德爲日月無生斃之數故羲和氏百工之徒得信其用焉帝舜
氏之天以仁爲日月無虧盈之節故十六族得弘其理焉大禹

氏之天以公爲日月無氣霽之蔽臯陶稷卨之臣得專其任焉
殷湯氏之天以信爲日月不故不昧故伊尹得符其志焉三王
氏之天以心爲日月無溽蝕之變故周召之倫得其化焉我大
唐氏之天以政爲日月故房杜魏徵得盡其訏謨焉其餘上自
列國下建周隨或以耳目爲日月或以左右爲日月一明一翳
非天之所爲也非地之所爲也故長弘辟伍員曷范蠡魯連去
徐衍負石三閭懷沙良可痛哉然三閭者以大忠而捐天文沉
吟楚澤哀鬱自贊爰興懷貶六經同風至於宋玉景差皆弟子
也况五黨哉唐文宗太和二年春防奉命宜春抵湘陰歇帆西
渚邑宰馬博謂予曰三閭之墳有碑無文豈前賢缺歟又曰俗
以三閭投汨水而殞所葬者招鬼也常所憾焉按圖經汨水
二尺夏九尺則爲大水也古之與今其汨不甚異也又楚人惜

三閭之士閔三閭之死舟馳楫驟至今爲俗安有尋常之水而
失其遺骸哉安有不睹其骸而知其懷沙哉但以楚詞有大小
招魂後人憑而穿鑿不足徵也愚則以爲三閭魂歸於泉尸歸
於墳靈歸於祠爲得其實郡守東海徐希仁泊馬博以予嘗學古
道孰君臣至理之義請述始終符契以廣忠貞之業云於戲後
代知予者以此罪予者以此又曰屈碑生兮讒人泣號屈碑摧
兮讒人哈兮碑兮碑兮汨水之隈兮天高地闊猿鬼鬼兮

宋

初建儒學記

王定民縣令

古者諸侯得典學以勸士泮水之制異辟雍所以明尊卑之叙
此魯僖公能脩而有頌也必由之以民化而俗成蓋治天下之
術莫先焉有舍以處之有師以專之有業以精之有訓以行之

天子諸侯竝舉斯道以加諸民作于上而順于下教化行習俗
美善乎童生之口立大學以教于國設庠序以化于邑始以仁
義與禮至于刑罰輕而禁不犯其本可知矣縣令諸侯之任奉
承天子休而成就乎人之材而不敢違令有不行者不爲也以
鄭人論執政于鄉校子產欲行其善攻其惡雖有告毀者而忍聽
況忽其政貢之末至謂迂闊無益而不爲哉我宋太平百餘年
明主紹隆四方郡縣郁郁文雅宗工名卿不絕于世雖漢唐之
際未可言其盛湘陰湖南巨邑士人爲多定民承之于茲咸喜
余之來造庭持牘以請曰桑梓隣通城公有最績聞以教育講
校爲先今瀕江青竹之館里人鄧氏家延學徒久遂曠廢欲遷
于邑舜祠之前非公孰主厥事余亦嘉其來請許之願基畝福
甚不足以增煥度舜祠可共成棟宇而黃陵已新大二妃之祠

余謂二妃生嬪于虞不宜死有異處乃徙舜像合于黃陵以表
其祭于是廣孔子廟而塑繪之堂庶齋室闡此有次士之陞降
進退裕然又後其廟立學于以見士之志昔七十子耻遠誨于
洙泗從厄陳蔡藜羹不充七日斷餉而弦歌不輟迨其沒無異
父喪獨子貢傷其亟去又三年居然後歸以有若肖而子游之
徒日事以孔子舊禮門人之不忘如是深乎事孔子于當時與
事于後世其義均不忘其道亦不忍忘其貌覲貌既尊傳道愈
嚴匪惟見士之志亦有以見士之追古樂善而致其欽是以學
者趨于中無異端之論耳不聞竒語目不見恠行然後各得其
性之所近傳至于再三或有背正而入于他子夏之後有田子
方子方之後流爲莊周皆出於孔子而所習至此矣待流於遠
而乖其習方孔子之門而語仁智已有義同而理殊者若世皆

識仁之爲愛智之爲知使人愛已知已由也愛人知人商也自
愛自知回也其義則一達其理之全惟回也與得一而全之學
也者所以脩性而養心性脩則純心養則明純則不雜明則不
惑豐宮全而學業充力積久而祿位至斯有望於諸公余旣不
預外任行將有日故詳書以告之元祐改元記

杜公亭

潘唯一

相陰南堤舊有亭曰故人世傳爲杜工部繫舟之地元豐乙丑
知縣王君定民重立有序第言伯仲舊游事他無所聞其後更
名詩翁又曰清風而紀述亦莫之見獨舍人侯君延年作詩云
杜老詩中繫畫船吟餘物色故依然臥虹堤影東西水夾鏡湖
光上下天至今爲絕倡亭廢弗存久矣佳一戴吏數月暇日訪
求故址荒穢侵迫天豕是遊徘徊太息而返未幾玉牒趙侯

邠來視邑事方暇問道斯亭之興廢侯喟然嘆曰亭固不可然邑有社稷委之荆榛春秋無祭所茲又闕政之大者使子居以數月與百姓相安於無事當次第而舉子姑待之既而侯以寬臨民以儉節用每年財迺贏遂鳩工會材復社壇於縣北規模恢廣斯亭亦隨以成質而不革因名杜公屬唯一爲之記試考其集繁舟固多此則未之名言蓋公晚自蜀游江南遊于楚三鰲三霜慨慕乎祝融之柴望九疑之巡幸相渚之帝子汨江之大夫長沙之太傅因以發其傷時懷古之意如過湘夫人祠南入喬口皆有留詠相陰界中其中舟楫之所必至斯公之憇息於此信不誣矣今亭前後對峙面江枕湖神鼎白鶴聳其東女洲碧灣繞其南脩峯隱其西秀水經其北至若水花汀草江柳浦楓狎鷗輕燕落鴈躍鱗此動植之槩見者也日出寒山星

垂平野朝雲細薄夜月清圓此晨昏之槩見者也春帆細雨江
風夕涼遠岸秋沙舞雪渡湖此四時之槩見者也然則杜工部
繫舟之樂其寓是乎趙侯名亭之意其以是乎殆不然工部居
酸辛憔悴之餘志不獲用一飯忘國嗔憤感激具兄于詩今侯憂
時雨賜視民疾痛舉切諸身其亦工部之意歟亭成而始與民
樂之會季父次對來帥以嫌引去邑人借留莫可斯亭也其亦
爰舍之遺乎後之登者亦將有感於工部之心與侯所以名亭
之意毋徒曰快游騁足詠觴而已也

文星橋記

陳蘭孫茶陵人

鄭工產以其衆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惜其惠而不知爲政徒以
輿梁成民未病涉也然則橋之興廢亦可以觀政歟按縣志文
星橋在堤南跨秀水之冲流水本出撥水江之板橋支流數百

古曰于橋所迤流而南拱撥縣庠邦人士以爲南方文明之地
故水以秀名其來尚矣歲久橋圯水亦湮塞淳祐乙巳令尹胡
君適命直學彭拱邑士彭述疏而復之橋而亭之開慶己未胡
塵湧洞令尹趙君斷橋以禦賊而橋而亭遂壞趙君秩滿雖幸
復不數載巨浸衝禦又壞咸淳庚午余既領邑之二年每一過
之僅存畧約肩不容並執不容方顧謂直學彭述曰此君家舊從事
也方詔歲文明尉興而文星無橋以乎彭君慨然謀請李文述亦欣
然任責於是官爲之倡而率有力者爲之助或爲之或鑿而
或築深高曾不踰月而橋復成凡廣一丈三尺九長三丈九尺
規模視昔儲方議作亭其上或曰隄瀕湖不宜亭亭久將壓橋
必易圯越明年湖果倒溢隄岸一壑而地橋宛然如鑿跨水造
以不壞湖山環繞煙霏晦明來者往者載者負者車者步者

僕而提携者安然如登康衢而履坦道非此橋之一遇歟橋成
諸君合辭請名以魁星而屬余書記余曰斗魁戴匡多士之祥
橋以利民涉豈七獨當其奇耶彭君曰歲居心而仁澤洽明堂
亮而泰階平凡三能兩比之所臨百里其福又安知夫往來無
負戴者無駟馬車之過其上而偃僕提携者無龍鍾之老出其
間哉余既樂爲之書而又作而嘆曰今之邑非昔之比也邑政
可以利民亦多矣饑者欲食寒者欲衣顛連困苦者欲安樂甦
息焉得人人而濟之如此橋之利涉乎後之觀政者必有得吾
心之同然矣

黃陵廟碑辨

蔣之奇

釋愈作黃陵廟碑辨湘君湘夫人爲舜二妃其說有考余甚善
之至謂稱舜陟方乃死非安國之說

皆曰陟陟升也謂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
天也書紀舜之沒云陟方者與竹書周書同文也其下言方乃
死者所以釋陟爲死也噫失之矣安國謂升遐南方巡守死於
蒼梧之野是說爲不可易矣若以帝王之沒皆云陟堯曰殂落
湯曰沒武王曰崩不皆言陟也書殷禮陟配天與新陟王言陟
而已其它不言陟由是言之則舜亦曰死爾且謂方乃死者所
以釋陟爲死其說益非六經惟書辭最約蓋有互文以見意者
矣未有陳辭於上而下自爲訓解也聖人之言不應若是之煩
若以爲地勢東南下如言舜南巡而死宜言下古不得言陟方
者是又不然地之勢信東南下矣若蒼梧之野則全不在東南
其勢蓋近於西夫水流卑者也地益高其流益駛江之尾遭於
吳而後入海則吳於最卑自九江而上至於西江而水益悍者

地愈上故也洞庭瀟湘之水皆下而入於西者蓋其地高於西
江也況其衡山九疑天下之高山在焉則蒼梧之野亦不得爲
下矣書謂之陟方而傳以爲升道南方其言爲不繆矣愈之碑
甚竒而於此獨近於鑿故余欲削其不合者庶幾後世爲完碑
云

汨羅廟記

蕭振

噫楚懷失道遠君子而近小人靳尚讒言興浮雲而蔽白日子
也含冤靡訴抱直無歸叩閭而天且何言去國而人皆不弔徘徊
泅澤畔隱顯江濱吟貝錦以空悲佩崇蘭而自諭雲裝羽駕東
皇君忽爾來遊斂衽端著鄭詹夫於焉靡說懷忠履繁憂國愛
君驚禽而徒欲遶枝奔婦而豈終迴首離騷詠盡不回時主之
心靈壤長辭竟葬江魚之腹救溺之蘭橈競逐招魂之角黍爭

投篋爲午日之風播作三閭之事式瞻遺廟尚歸崇基綿歲月
以斯多黠精靈而未歇然卽金鋪零落蘭陰摧頽蝸涎全染於
杏梁虫蠹半穿於桂柱苔生玉座塵壓珠簾蓬蒿交蔽於軒楹
風雨垂侵於像設我太尉中書令李公道惟濟物德必通神思
闕政之咸脩想忠魂而有感况靈符禱請事著聰明能資上相
之兵威克靖二兇之沴氣遂得拜章上請䟽爵遙封爰旌感應
之功用錫昭靈之號相府乃減淨財於厚祿模大壯於遺祠規
圓矩方上棟下宇華棖錦簇將日耀而月暄彩檻帶縈或龍盤
而獸走飛檐鳥企瑞砌弦平靈官與鬼相爭超海若共波神竝
侍陰風暎起應朝澤國之靈落月春深但哭巴山之鳥前依積
水迥壓高丘占形勝於一隅奠馨香於萬古其或征夫輟棹歸
客憑軒當洞庭木落之初是江渚波生之後千聲鼓柁猶傳濯

足之歌一紙沉書曾平懷沙之恨風急始知草勁火炎方辦玉
貞當時之瓦缶雖鳴異代之桐珪弗及况重新廟貌光被綸言
固可以大刷幽靈全攄憤氣想直躬而若在披遺像以如生爰
終結構之功欲紀經營之迹豈期嚴命猥及下寮振道愧譚實
名參霸府居唯代舍歸來敢嘆於無魚地實長沙日晚誰驚於
有鵬從軍稍暇訪古多懷正吟招屈之辭忽捧受辛之旨勒他
山之翠琰序有土之殊功風聲未播於無窮追琢使期於不朽
何人讀罷起三十里之淚思今日斐然慚二百年之述作直書
盛蹟俯示將來

洞庭廟記

胡嘉相陰
知縣

事之興廢在時而亦有數焉時與數偶舉而指之雖難而易時
與數乖則動輒齟齬易亦難矣是皆關乎天運之推移非人力

能預也自乾坤奠位日月以出而殺身成名者三閭清
烈公表表霄壤間懷沙之恨無窮招魂之祀不廢楚懷迄今千
有餘載錫寵號而旌泉局舉義實而新廟貌固非一人其祠之
在磊石者實馬殷捐金以重脩蕭振磨松而作記今讀其記有
曰前依積水迴壓高丘占形勝於一隅奠馨香於萬古則疆界
未嘗不廣袤也又曰規圓矩方上棟下宇華榱錦藻蔚日耀而
月暉彩檻帶紫或龍盤而獸走則祠宇未嘗不壯麗也蓋自維
持之意不堅奸猾之計得逞懷吞并之心者奄有其地不之恤
肆凌轢之志者傾覆其廟不之顧於華藻者削壯麗若日藻甚至
委蕭碑於荒郊遷神像於陋室設符券以實其妄治墳宅以據
其勝昧公法而忘陰譴旁若無人靈祠氣脉僅不絕如綫此識
者爲之拂膺議者不能緘諸口也嘉叨恩試邑適在行吟之邦

覩遐迹而興懷慨遺忠而抵掌凡可以効振起之力者披山超
海靡或憚勞故南陽正廟刻意經理縣西行祠竭誠改剞而磊
石香火廢壞莫支因詞牒之來檄委僚佐躬爲料理神奪豪民
之氣而褫其魄俯首聽命標釘界止地之已侵者漸歸承認建
造廟之垂泯者復興步驟規畫雖未盡還舊觀尚庶幾無負於
清烈磊石距南陽纔踰一舍英魂義氣凜凜如生想夫素鶴駕
之踟躕擁雲旂之蔽蒂揖東皇而從彭咸翔兩地間則其居
之新美復其畝之縱橫知時與數之適偶亦將開一笑於冥冥
矣予旣任其事懼來者無所考據不揆劣材鑿陳顛末勒之堅
珉若好古君子與我同志有隆無替清烈公之幸也相陰公百里
之望也

鎮湘橋記

余闕

湘水出零陵北至湘陰入洞庭而湘陰諸山谷之水則會於城南爲東湖以入湘方春夏時水潦降而洞庭漲則湘水不能入湖因以淤漫爲太浸州爲湖南北孔道凡行者之陸出與夫鄉民之有事於州者每涉湖則有風濤之虞否則又爲舟人要阻之患宋之時州有鄧氏媪率其田人作大堤絕湖以屬之州爲二木橋以醜湖水行者德之謂之鄧婆橋當德祐末橋毀官復之迨元初旋敝州人黃仲觀乃以私財命其子惟敬率衆爲石橋南北建石爲崖中累石爲高柱布木面石其上爲屋九楹覆之以與民爲屋易其名曰鎮湘橋歷四十餘年至元間覆木又敝屋且壞惟敬之弟惟賢惟德發其帑得錢萬貫以告州人將卒其先之功州人樂爲相之又得錢二萬五千貫乃撤覆木施

石樑更作大屋中爲道左右爲市肆橋廣若干尺袤若干尺上
可以徑大車下可以通萬斛舟舫以綵繪遠而望之欄若陰虹
之飲湖中行者之往來與州人之市於此者若由康莊而履堂
奧不知有湖之阻焉夫水天下之至險聖人爲之舟楫以濟民
而舟楫須人之力有限而涉者之無窮也不須人而能濟有無
窮之利者惟橋惟然夫橋之利大故其費亦大非若一舟楫之
可易真非有司與大家之力所不能爲黃氏非有大作業大廩
藏而爲有司大家之事力有不足至父子相承乃克成此夫亦
難能也惟德之子天禧有才藻通經術屢領鄉薦予較藝部省
時得其文以置前列其權第也抑亦易爾黃氏有子如此必多
益於人如是橋類也故爲記之

本朝

鄉貢題名記

黎淳尚書

相陰爲長沙屬縣舊有儒學在縣治南宋元祐初建崇寧間徙縣治東國朝因之洪武初肇新天下文教歲已酉重建廟堂齋廡及聖賢像設理道周彰焉予往年嘗一過之見其水灣四九近抱宮牆山據二相近生榮戟而文筆卓然汨羅涵輝黃陵白鶴神鼎玉筍諸峯巒洞庭之波濤又皆爭奇競秀掩映出沒于雲霞烟靄之外朝廷精靈草爲神彩氣秀翕然皆聚學宮信哉產稂楠之林登集麟鳳出沒之郊數也而章甫逢掖之流游歌於茲師道隆而友誼篤長者崇禮法幼者習謙恭詩書講誦之聲無間昕夕歲時雋科名而登仕版者蹟累肩駢蓋自洪武及今越三十餘科而領鄉薦者自夏忠靖公而下凡三十一人并甲榜者自彭謙而下凡四人魯文又以發解第一人登第材俊

之多蔚爲大楚南稱首盛矣哉就其間而論之若忠靖公當國四十餘年屢陟孤卿功存宗社文章道德爲世表儀沈魁之好古博雅恪端師範彭謙之正直剛毅不悔左遷吳昌之有功方岳秦良之相導親藩艾康黎英王彬之牧民牟霖劉文衛之文章政事著稱循良宋敏其榮之通經勤政有光繼述魯文吳寅之博洽清脩古求昌之公平簡靜范奎之廉介卓立此皆世所稱豪傑之士者而產於學用於當時固宜流芳百世而不朽也天順初文徽以通判楚雄調鎮江考滿最部使者授詔旌異之得推贈其父母寢致顯融而志敦本始謀勒貞珉題鄉貢氏名于學爲來考勸乃上京師屬予記之稟二五之精而爲人其服儒冠游庠序談經史則人之秀者也至於策名科第奮庸邦家則又人之最秀者也以湘陰山川之靈異如彼風土之溫醇如

此而人之最秀者甲乙他郡縣不亦宜乎雖然論秀民之盛美
有關於山川風土而究其所以盛美則不專於此蓋必有所本
焉誠以天理在人心者不可泯沒而有聖天子在上宗主斯文
賢師友在下陶鑄多士其講學脩德之功足以造就發揚之云
爾前此群賢固皆心乎天理流聲華於不替繼此而來者尚當
諸休振烈勿特厥心務講學以窮天理使其智明脩德以踐天
理使其仁熟而勇以斷之以立道德以建功名以守艱貞之節
用匡扶世道於悠久上不負 聖天子下無辱賢師友而山川
風土將亦炳煥其靈異涵煦于溫醇充積之久光輝發越殆又
有如忠靖公之賢出焉其敬懋哉是用表歲以繫人備著群姓
字歷官之詳而虛其左右以俟來者

進

太祖高皇帝實錄表

欽奉

夏原吉 臣人部尚書謚忠靖

聖旨脩纂

大明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實錄欽依脩完謹奉上

進者臣原吉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

聖人啓運肇萬世之鴻基國史纂書示百王之大法必憑紀錄垂法後來故典謨載堯舜之言方冊布文武之政古今通義昭晰如斯矧創業垂統而茂建於豐功又繼天立極而聿隆乎至治欽揚休美謹在編脩欽性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

天地合德日月同明膺景命而隆興握貞符而御曆義旗一舉
豪傑景從仁聞四張州郡響應遂渡江粟姑孰乃定鼎而都金
陵除舊布新安民靖亂風霆肅乎朔今日星煥乎紀綱 威武
奮揚東面征而西面怨 至仁不殺近者悅而遠者來掃群雄
於呼吸之間拓四方於指顧之頃連城納款挈壺將以迎師列
土豎降崩厥角以稽首舉中原如拾芥蕩胡虜若振枯拯烝黎
於塗炭之中驅辯推於沙漠之外不十年而成

帝業混一統而主天氏人紀肇脩叙彞倫於既敷華風復正舉
禮樂於重興山川鬼神莫不攸寧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有過化
存神之妙盡彌綸參贊之功 身致太平卓冠百王之盛 德
兼文武超越六籍之聞况儉勤戒乎始終而謙敬純乎表裏曾
衣盱食日總覽於萬幾秋肅春溫時順體於四序是致雨暘時普

歲穀屢登諸福畢臻天休滋至 在位歷三十餘年之久
升遐動萬方哀悼之心自古以來未有如斯之盛者也恭惟
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夫順聖高皇后

天生聖善克相肇基誕開文定之祥永協坤元之吉同符

景運遂位 中宮德藻 嬪虞功超 胥宇性情 適關睢之正

子孫應麟趾之仁簡能造化之宜保合承天之慶政脩宮闈化

行家邦誕育 聖躬茂承 天眷自古后妃之隆莫盛於斯者

也欽惟

皇帝陛下聖仁天賦睿德日新念達孝以尊親在繼志而述事

聿頒脩史之詔適當嗣位之初發蘭臺記註之文而徵以

藩邸之副紬金匱石室之秘而考乎世家之藏爰纂錄以成書

實仰賴於

聖斷謂事貴直而文貴簡則聰明而義必彰乃

勅命乎儒臣重編劄於歲月臣等才非良史魏之三長法遵舊章敢妄一筆惟

洪鈞何能於繪畫而至德莫罄於名言煥乎文章表經世之

大訓寫之琬琰作詒謀之末圖謹撰述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實錄

百五十七卷計二百五十册

寶訓十五卷計十五册謹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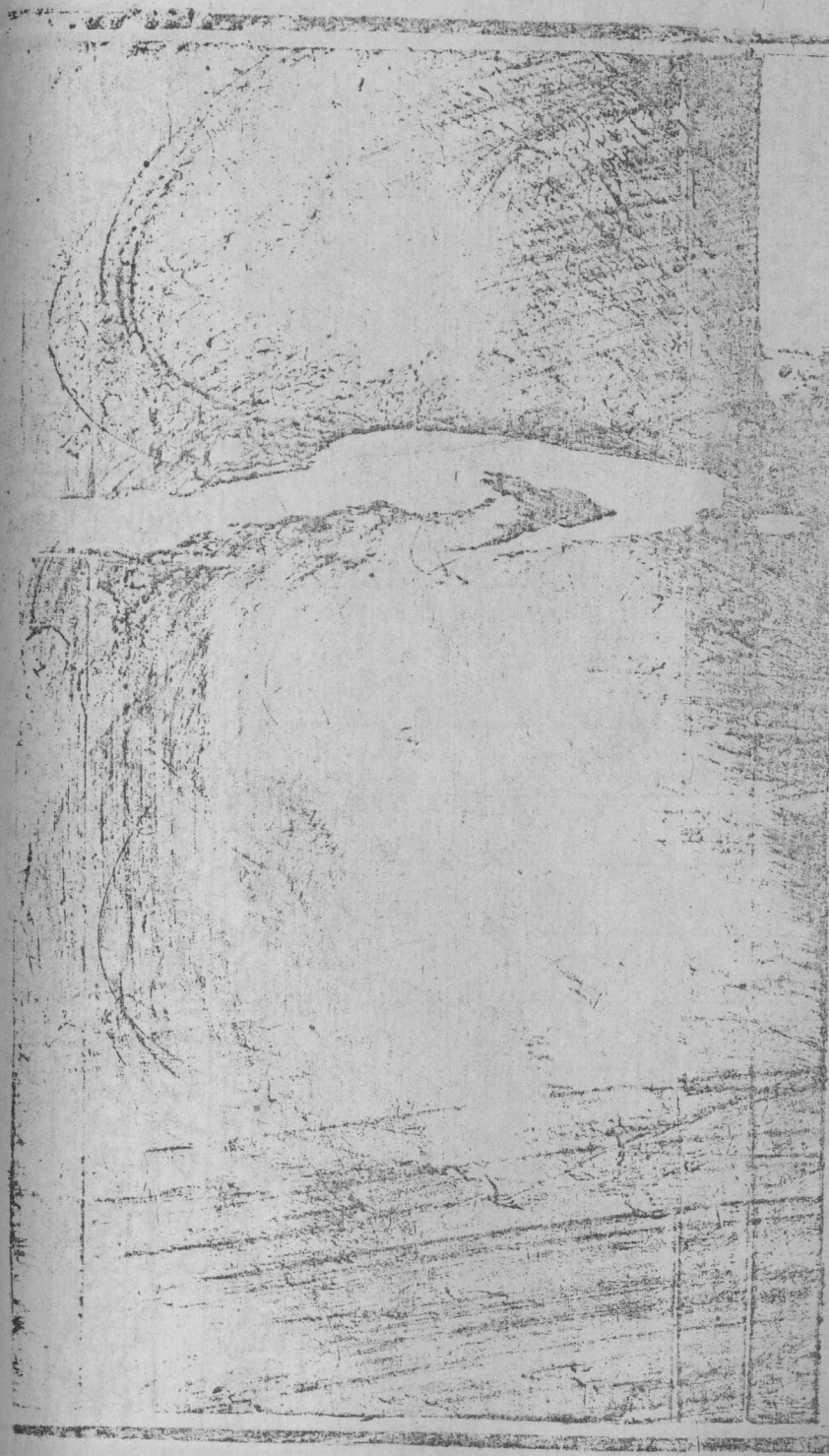
闕上進臣等無任瞻

天望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隨進以

聞



宋

識山樓記

易稜

嘗觀坡翁廬山詩曰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看山了不同不識
此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蓋以山中之人終日耕桑黠狡
為位於是所見亦狹所處亦隘豈識山之所以為山乎予於山
外求之左江右湖諸峰聳然千巖萬壑層見疊出雖未周歷遍
覽而廬山高致已了然於曾次此坡翁識山之意也僕於嘉定
己卯歲自相城歸為浦復尋三徑之舊正在為山之外樓於所
居之南其下為讀書堂傍一舍環列於其間中設花檻與樓相對
僕老矣日游息於是為山在望紫翠交錯若拱若揖相為酬酢
山間以四時代謝煙雲變化朝暮萬狀不越指顧之頃洞察秋

毫之微茲果山所特識者歟然山外之人聚廬而處皆非此見
若夫物於萬變稟乎不可摩滅繫以詩曰山外如何便識山白
雲出岫鳥知還更看面目真端的却在先生几格間管質諸老
泉爲之領領一咲遂摘坡翁詩句以爲扁

本朝

重脩廟學記節文

劉珣

我 國朝內則有太學外則若郡邑皆有學有學必有廟焉夫
學萃諸生肄習其中廟肖孔子像於正殿分處顏曾思孟十四
人於兩楹東西翼以兩廡肖孔門及漢唐宋元諸賢像而序列
之封謚爵號有差冠冕衣裳咸如制每歲春秋上下有司具牲
帛醴齊被服秉笏行禮廟下此蓋 國家崇尚先師孔子作興
士類以隆億萬載太平之業之計也寧鄉長沙屬邑也廟學制

建歲月莫可考正統庚申梁君俊來爲是邑倡僚寮人士脩大成殿以安明靈于今垂三十年植者仆正者歇鮮明者漫漶成化戊子黃君甄自都給事中繼爲是邑見講堂齋舍漏穿命工鳩材首構大成殿五楹重簷疊拱金碧交輝與王宮等東西兩廡各五楹前戟門又三楹厥初覆以茅編竹爲牖障土爲階至是代以陶瓦易以憲檿堯以磚石次構明倫堂三楹左右與賢廣德二齋各若干楹舊基逼近禮殿拓而大之四面幾五十步會饌有堂習射有圃百事俱備輪然奕然肇工於成化五年四月丙辰訖工於是年十二月甲子學之貳教左志隆郭詔等將伐石樹碑走書求予言以識歲月且以頌黃君之德焉茲者脩廢舉墜百務皆興非寧鄉之幸而何寧鄉之士豈可徒幸而不知黃君之心乎一椽之或壞一瓦之或缺黃君之心歎然矣一言

之未謹一行之未脩士之心獨無歉然乎勉旃勉旃仕則爲治
世之名臣不仕不失爲寧鄉之善人豈惟無負黃君實無負
國家設廟學之意哉黃君字詒之予壽光世族之裔云

重建養濟院記

袁經邑人 御史

欽惟我太祖高皇帝誕膺景命撫有萬方深慮窮民不獲其
所乃下詔郡縣各置養濟院以存恤之且著之律令官司違者
第有罰復申明於憲綱俾司風憲者常加體察而勸懲之是以
百有四十餘年間環海宇之內顛連無告之民生有養死有歸
而無轉溝壑之虞皆我聖祖深恩厚澤之所覆庇於戲仁哉
寧鄉養濟院在縣治北關外五十步許正德三年秋七月偶燬
於回祿邑判簿歷城劉君思明慨然欲爲重建之舉乃謀于
侯劉君絢併力贊之會侍御鄭公宣適茲邑卽以其事責成於

有司君遂毅然身任之迺購材木陶瓦屬匠役拓其舊址廣
六十有五尺表視廣之數二之五東西爲屋各四楹以處飛老
中建亭爲官府點視憇息之所外建門爲晝夕之所關防厥初
屋覆以茅編竹爲籬今則易以陶瓦築以垣墻堦若渠甃以磚
石其財用則隨宜措置以待需而里甲織毫無與其力役則倩
役夫之餘暇者以助傭而里甲十夫不擾其規制則弘敞完固
不率不陋非惟足以安養孤老而回祿之患亦可以少頌
矣工始於是年冬十有二月次年夏五月乃訖工邑博唐君梓
嘉劉君切於愛民且敏於從事乃屬予記以紀歲月予惟愛養
黎元有司所重存恤孤老仁政所先顧今州縣之吏每汲汲於
簿書期會間而於此鮮有不忽焉者劉君筮仕之初他務未遑
而拳拳於養濟院之脩建且規畫有方民不告勞而事就緒可

謂知重所當重而先所當先者也若侍御鄭公又可謂克振憲
綱而勸懲之有道歟然則是舉也治體所關憲紀攸繫皆不可
不書故書之於石以告後人庶幾有警而無忽

祈雨牒城隍文

劉勳

農列四民寔國本之當重穀居六府尤民務之宜先惟上天其
雨之及時庶下民嘉禾之多穗惟時六月不雨連旬正當霽日
之如蒸乃值愆陽之爲雪田疇龜折禾稼焦枯勤勞既有失於
夏耘收穫能無虛於秋望憂哉士庶蹇我官僚焚巫尪訟風伯
效古未能呵電毋鞭雷公于今誰可爲慕桑林之禱再歌雲漢
之詩躬率士民申諭僚屬布衣徒跣行於市若戴罪然辨香備
拜禮於神如有在也誠慮屢日效未動天豈官訟獄不平簞蓋
不飭與抑小民冤抑未伸側陋未揚與竊惟國之建官本以爲

民廟之設神寔以衛國司民牧者既有愧於素食列廟享者
可安於血食幽明理一感格氣通伏望帝德好生神功默運
旋造化閉乎陽而縱乎陰掃蕩風霜油然雲而沛然雨田之乾
折者因而復潤稼之枯悴者賴以回生東阡西陌起謳千箱萬
倉諸賦稅愚衷倘遂神惠難忘

雨應謝城隍文

劉絢

感應之機天理不誣報施之道人情當重邇者正值亢陽盛夏
之時乃有不雨連旬之厄田疇涸而不潤禾稼枯而未蘇僭僞
焦心士民寔額特竭蟻誠懇禱用干鴻造幹旋日始臨辰片紙
憑神通帝座時將屆未九天降雨及人窠溝澮皆盈神人胥說
陰陽之妙不可度思日夜之息勃然興矣苗無助長於宋禾擬
猷嘉於周功荷先施喜勝雨珠雨玉之惠德從何報愧無以瓊

以玖之將懷感固深覬望尤厚澤有未及者不免有向隅之泣
明無不照者豈能無覆盆之遺不齊固物之恒情普遍乃天之
大德伏願仁同一視莫教比有而此無死仰二天勿使前豐
而後嗇功無虧於一簣効擬收功於十全再拜再言以祈以謝

縣志後序

劉端

寧鄉志予少時正統間游邑廩所見惟手錄略節一帙而已迨
長游宦途三十年弘治初官滿休歸訪茲事寥寥無聞時縣尹
鄭君用材招延秦和鄉進士廖君孔秀脩輯成編板行於時予
每得輒爲鄉里相知所有蓋謂有此板可以再得不意鄭侯罷
歸載之而去令人悵悵然無從可求迄正德初縣尹劉君景素
來官適吾邑袁君大倫以山東憲簽丁內難來歸予喜劉侯江
右文學士袁君吾寧鄉國朝破八荒進士文學有餘二公於縣

志必相與有成也。迺訪求邑中於秀士鄉道林蔣氏得舊志一冊殘闕十去二三不堪補治。因裝潢具書遣人送憲。僉公以爲張本公自言於邑侯侯欣然欲成其事。尋託憲僉公秉筆。公平昔窮理苦刻爲事。果敢者迺博覽群書而參互考訂於舊志。或流傳差謬者釐正之。仍存其舊。或遺漏未載者補續之。無少闕略。摠爲目二十六。各爲引道。其黨之意而後紀其實。如南軒張先生五峰胡先生事蹟。玉潭得名之訛之類。率正千載之誤稿。成命庠生楊名知持以示予。且致書命爲序。而求校正。此大賢以能問於不能。不自滿足之心也。予俯讀連日。見其光明俊偉。簡潔純正。歎羨景慕之不暇。安能措一辭於其間。遂具書固封原稿付楊生。還要其託邑侯。鋟梓且謂寧鄉縣志寥落已久。而今重有之。偉然爲一邑文獻之宗。真可傳之不朽者。豈哀庸所

致爲序必得大名望大手筆者序其首間庶幾相稱憲僉公不以爲然復致書讓予不加脩飭有孤來意而以未得躬詣面真可否自咎不欲爲序一篇以傳信於將來噫予本自膚淺況今衰老林下於文章詞翰茅塞昏昧已甚然不敢終卻憲僉公與進之意遂掇拾脩志之由僭書編末以儆觀覽云

瀏陽縣

宋

楊龜山先生遺像記

張枋

宋興百有餘年四方無虞風俗敦厚民不識干戈有儒生出於
江南高談詩書自擬伊傅而實假此以濟非執之術舉世風動
雖鉅德故老有莫能燭其好其說一行而天下始紛紛多事友
理諍道之論日以益熾邪慝相乘卒北裔夷之禍考其所致有自
來矣靖康初龜山楊公任諫議大夫國子祭酒始推本論奏其
學術之繆請追奪王爵罷去配享雖當時餘黨亦駭公之說未
得盡施於大統中興議論一正于今學者知荆舒禍本而有不屑
焉則公之息邪說距諛行放淫辭以承先聖氏者其功豈不大哉
是宜列之學官使常布之士知所尊向而况公舊所臨流風善

政之所及祀事其可缺乎瀏陽實潭之屬邑紹聖初公嘗辱爲
之宰歲饑發廩以賑民而部使者以催科不給罪公公之澤及
邑民也深矣後六十餘年建安張才邵來爲政慨然念風烈浴
故老莫公舊所爲飛鴻閣繪像於其上以示後學以慰邑人之
思念而不忘也又陸年貽書俾拭記之拭生晚識陋何足以窺
公之蘊惟公師事河南二程先生得中庸蓋飛魚躍之傳於言
意之表踐履純固卓然爲一世之儒宗故見於行事深切著明
如此故敢表而出之庶幾仰慕之萬一云爾

元

陞中州記

歐陽玄

目子監
祭酒

元貞元年乙未瀏陽以縣陞中州置達魯花赤知州各一員正
五品同知二員從六品判官二員從七品管鑄石題名於州治

而石非堅良歲久將壞至正四年甲申同買間寔來且父字先
先馬官顧瞻夫名目俱湮沒歲薄將代請於監郡木八刺沙郡
守孫桑羅得及諸同僚以已質得其取改刻之昔玄至順中奉
詔修皇朝經世大典兵部以天下板籍來上因改南中州戶口
惟瀏陽爲最瀏之長貳銓衡常慎其選五十餘年之間賢能常
多積官至宰制者有之就任懼風紀者有之至於父子先後來
宰是州斯則承平之盛觀也兩漢牧守子孫相繼史臣書之以
著世祿亦以勸孝忠焉夫孝始於事親終於事君終於立身身
立名揚正所以報君親也願蒞政於斯者卒以是爲心則是說
之作豈不是勸方來也歟

本朝

重修儒學記節文

湯葵
縣人元末

元年春王正月澤州郡守滕思勉 覲回祇順 睿旨勵翼學
校務欲啓迪治機特史公仲良爲吾劉守躬服聖軌以倡餘民
昕夕顯志學宮先是王公伯昭爰始謀功奪草創劉公伯奇繼
之爲治日淺而吾史公克承厥勲不以爲艱州判陳鈞祐吏目
王大章演謀贊工適底成績於是堂殿門廡式侈以完文章黼
黻式象已昭宮牆內外工力所及舉以法故先復舊觀然而經
營有序計畫有方不棘不回吏不奔功民不告勞方釋奠之日
濟濟洋洋觀禮垣門大小咸悅古者學校之設自王都以至於
侯國教一而已天叙天秩自天子至於庶人理一而已時有古
今而此理出於天命者無古今學有興廢而此理存諸人者無
興廢故其所以爲教豈強其所無於性分之外哉明善以復其
初而已善者萬行之源學者首言之地也書曰天降下民作之

君作之師君道盡民生以遂師道盡人倫以明史公開州之初
雖應務不暇然而以民教爲急上不失國家之心下不失斯民
之望賢矣哉瀏陽乃龜山先生過化之邦素稱富庶城南文靖
故跡在焉史公營治學校先作宮次書院蓋欲俾吏於是者知
有所法事于儒者知有所宗云

又辭文

陳方廬陵人提
李僉事

湖廣潭之瀏陽舊爲州 國朝洪武戊申史希賢知州事學仍
其故明年己酉改爲縣知縣陳宗銘始修之而未備暨府別駕
斯侯干繼修之始用完固追今己百年闕朽壞爛偃仆日侵以
甚廟焉曷以安神堂焉曷以示教齋焉曷以講習化成丙戌蜀
之榮昌袁相筮仕至廟謁竟深加慨歎曰學校之責不在茲乎
遂資訓導羊城之曾瑜協謀節省冗費市材木陶磚甃命工葺

理之自文廟兩廡戟門內外一用蓋飾朽者易之仆者起之缺
漏者補輾之經始於是年十一月落成於明年二月煥麗堅緻
不異新創予以督學至瑜具以告且以記託吁學校之政舉之
固難而學校之修功亦未易夫自青衿之有歌弦誦之無聲古
尚刺之况後世乎古先哲王有憂乎此而教所由立三代尚矣
雖煨燼於秦黃老於漢而天理民彝之不可泯者萬世終在也
萬世終在者何心之性也在於心則曰仁義禮智而已見於人
倫則曰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而已師之所以教者此身弟
子之所以學者此耳學之至則可以希聖希賢也若夫事章句之
末記誦之餘以謀利者今日何以為大學之基他日何以收小
學之成功乎是為記

龜山書院記

節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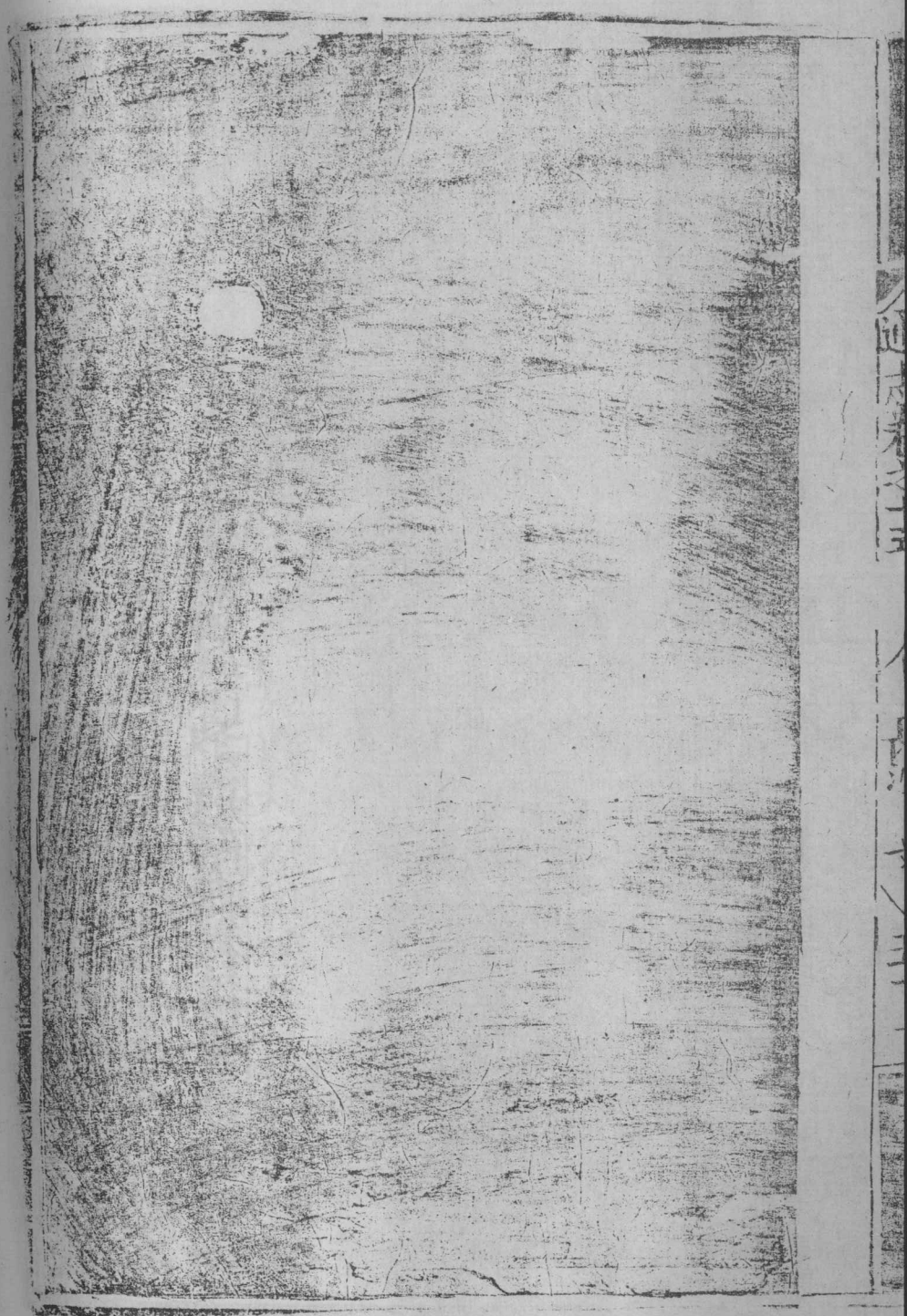
毛鵠

賀縣人
高州府判官

正德辛未鵝叨領部符將視篆於長沙之瀏陽縣輒常惴惴然
曰瀏陽宋龜山楊先生治所也先生舉熙寧九年進士始於此
令終於龍圖閣直學士其命脉存於道體忠烈著於朝廷德澤
流於黨族而無弊者鵝何似而可踐其職耶蓋自先生之後陸
十餘年建安張君才邵來仕於此治先生所治之飛鷄亭改曰
飛鴻閣像先生而祀之南軒張先生爲記是推前人之美而志
瀏陽之思也弘治乙丑治瀏者徙學宮於縣之西先生之祠亦
附焉惜乎隘而不弘簡而未備鵝不忍於不顧也謀以龜山書
院鼎而建之請于巡撫都御史無錫秦公金巡按御史張公翰
提學副使四明張公邦奇分巡僉事延平謝公廷柱長沙府知
府餘姚陸公相一皆是之惟時同知豐城李公偉以事至瀏陽
則規畫之縣丞蕭恕主簿黃稷朱芳典史雷宗儒學教諭陳時

用訓導萬甌康賈則綜理之者士胡潮繪黎原紀則監領之是以財不賦而羨工必發而多拓其湫隘者爲亢爽之地築宮于其上設像於其中齋祭之室講誦之堂休息之廬肆習之舍出入之門莫不以叙而爲也經始於正德之十年十二月十二日落成於十一年十月初二日崇祀先生有所矣於乎先生之道在在皆是而豈濶哉自其浮沉州縣蓋四十七年而擢居諫垣僅九十餘日宗程派之正黜王學之非而醇於文沮燕雲之師震高麗之主而練於武啓湖湘之利而主於仁排靖康之議而斷於義其有功於世道者類如此是以從祀於孔廟追悼於欽宗獲傳於豫章而天下後世崇之無斃瀏若不足道特以瀏人之懷惠吾黨之承式者亦不容於已矣後是而來苟能講先生之遺文以致其知体先王之遺事以踐於形使修於家也爲

良士施於國達於天下也爲良吏則今日書院之建豈小補哉
鵠自入 觀南歸 遷邇 高州府 之遷邇 欲告先生以東之而
濶人來 謂曰 願爲之 記顧鵠之 而敢與南軒相後先哉 姑述所
聞見以記之使之刻焉



通
天
卷
之
五

第
一
三

御書閣記

歐陽脩

醴陵縣東二十里有宮曰登真其前有山世傳仙人王喬鍊藥
 于此唐開元間神仙道家之說興天子為書六大字賜而揭焉
 太宗皇帝時詔求名山異迹而尤好書法聞登真祠開元時所
 賜字甚奇乃取至京師閱焉已而還之又賜御書飛帛字使藏
 書其後登真大火獨飛帛書存康定元年道士彭知一探其私
 笈以市工材復宮之舊建樓若干尺以藏賜書予之故人處士
 任君為予言其事來乞文以志九十餘請而不懈予所領職方
 悉掌天下圖書考圖驗之醴陵老佛之居凡八十而所謂登真
 者其說皆然乃為之記夫老與佛之學皆行於世又矣為其徒

者常相訾病若不相容於世二家之說皆見斥於吾儒宜其合
勢并力以爲拒守而乃反自相攻讎恐不能相溺者何哉豈其
死生性命所持之說相悖而然耶故其代爲興衰各繫於時之
好惡雖善辨者不能合二說而一之至其好大宮室以矜世人
則其爲事同焉然而佛能稱人情而鼓以禍福人之趨者常衆
而熾老氏獨好言清淨遠大靈仙飛化之術其事宜深不可質
究則其爲常以淡泊無爲爲務故凡佛氏之動搖興作爲力甚
易而道家非遭人主之好尚不能獨興其間能自立而不廢者
豈不賢於其徒哉知一是已

淶水池記

揚大異

凡天地間瑞應之事古君子罕言也惟有關於世教之大者而
後書故顓帝因水瑞而定記官之名羲禹因河洛而啓圖書之

成所以立治原于高邦闡理學於萬世其亟稱於水也則宜

而自漢唐以迄于今名溪美泉士大夫著於頌記作為亭觀何

可勝算大槩不過便遊覽以為快托佛老以為奇是豈古君子

之道哉惟體陵之淥水獨發秀於學宮儒居其間實為教思之

物凡邑士之功名事業皆以其湮關小衰盛焉亦可謂有關於

世教之大者矣而何湮於巨室幾百年而朱之後幸而復矣則

必欲隘偏側於民居之傍未有能開敞疏浚以發靈宣秘者夫

何名教之樂不如遊覽之快詩書之味不如佛老之奇每竊惑

之思欲一歸鄉邦輯吾黨以開盛觀偶自蜀之荆自荆之吳繼

以將指湖右未之遂也一日邑士丁晉伯黎世鼎等以書泉蘭

汀道院曰吾邑史大夫下車以來以剛正之才施經綸之蘊三

月而化百廢具興萬止泮宮爰瞻澤沼召諸生而諏焉曰是水

之出所以北吾道之隆也今既不可安於固陋然亦豈爲美觀而已麗澤之兌養正之蒙宜於世取焉迺度地審勢即日鳩工官帑供其費學職分其役池泓然增廣視昔五倍而浚深且倍之池北大立廳館與講堂竝而南向翼以繞垣外立門室自大成殿以至齋無門戟凡諸生藏脩講習之所悉葺而新之闔邑之士與夫四方之賓相與游焉息焉後映鳳岡桐嶺之秀前挹丁仙澤寶之祥地靈翕聚天光煥發亦駸駸焉洙泗伊洛之氣象蓋是所未有也子蓋誌之大異自顧不才曩者是池之始復也與今湖漕丁大監首竊大常第人以為是池之應今聞此舉與有榮焉然嘗謂道原於天者也氣運於地者也夫是氣之運於地也其機固未始息也而其顯於人者則若是其難焉况於道乎非悠久之功則不能復非剛大之力則不能成觀斯

本也則道在自捷間矣吾黨之士繼
百今以往游流於斯絃誦
於斯必思夫浴沂詠歸之意味必勉
以盈科達海之工夫如是
則業事可以光大而邑大夫作成之
意遂矣昔白石錢先生之
尹斯邑也嘗以道學淑吾邑蓋嘗具
志於是焉而未獲遂則大
書於是以致本於後其用心亦仁矣
而形勢之大成規制之大
備乃於今天夫見之豈非天之時地
之靈人之賢參會而然歟
是有光於白石也已

魁星樓記

宋亭

秀選俊造之名立而名譽不聞者十
以為恥矣晁董公孫之對
傳稟然舉者者士以為榮矣夫習以
成乎世變而義理根於人
心固有並行而不相悖者使為去
且疾沒世而名不稱切切然
欲達可行於天下則其一榮一恥亦
莫非義理之所存而又何

病乎士非科目進則無自而行其道至於決科目之高下則行道之遲速繫焉我宋文正王公忠獻韓公皆於盛年一出而冠多士故賢明昭於日月而事業著於累朝宜後來者歆慕企仰以有爲若是者自期以著鞭在後者爲羞此魁星樓之所以作於醴陵之學宮也是邑士風最湘湖靈宇之壯生徒之盛視列郡殆有過焉嘉定己卯以前奉賢書詣大常者相屬而禮部輒報聞或歸谷於宮廟稍低風氣不聚邑宰劉君公存創一閣於講堂之後以崇岡面澄渌榜之曰旆雲予以收攬秀氣立閣之次年湖北漕丁公仁廣西憲楊公入異俱擢上第自此聯芳趾美科不乏人迨今二十年而策名者逾二十人比歲遂有魁多士於省闈者莫不以此閣爲斯文發祥之地其規模隘狹且歲久朽圯今宰蒙侯慨然命工度費撤而新之東西之廣十尋南

北之深居乎之三視舊金于加五之二前列脩廡後崇宴居料
瓦磚甃皆從市直一毫不以取諸鄉匠石朽鏝皆從市傭一夫
不以役諸民費錢七十萬一取諸約已之餘贖金之積縣學諭
丁嘉祥專蒞其役覈虛課反如處家事以甲寅之秋孟鳩工秋
仲告成于是邦之人士合而請曰國家之養士期於用世士之
養期於世用而激厲獎全成使之脫輿淥而升本朝不十年而
天下被其澤若王韓二公之得志速而行政久者則吾賢令尹
之用也請易舊名而扁之以魁星可乎侯欣然許之乃揭三
大字於其中揚公以書來屬予記之予與侯素善嘗聞其奉大
對時割以無隱有人所不敢言者幾宜自帶甲矣而或者抑之然
侯方以不負所學自得其為是邑也愛民禮士有武城絃歌之
風行當莫最而去推所學以施之天下必有大可觀者茲樓之

建實出於名儒端士之手烏可以無述乎予謂科第易有名節
難全在苦固有魁星炳炳照耀一時人莫不榮之已而考其所
終則有不滿人意者益信科舉之中不可以無義理之學也疾
於操成之後日與士友相從其間必以師友正大之傳與其身
所行者爲告吾見醴陵之士他日必有挹文政之袂而拍忠
嵐之肩者豈負舍爲法可傳之慕其於爲若人而已哉以此復
笑而論于衆庶不可爲虛笑云侯名遇蜀之眉山人也

益陽縣

本朝

重修儒學記 節文

江朝宗 學士

益陽縣在長沙治西北二百里許寔湖廣之名邑也邑之儒學
創自前代我朝洪武初邑宰楊君哲因舊址修之其廟有大
成殿殿有聖賢遺像有兩廡廡有從祀諸賢有戟門有靈星門
有祭器庫有神厨其學有明倫堂有兩齋有學門有射圃有學
倉有饌堂及官舍之類亦庶乎其備矣正統間汪君淮來宰是
邑因其壞而重修之在苒傾頽未有克振之者弘治辛亥羅山
趙君時中宰邑慨然以修葺爲己任於是節冗費止不急之務
勸殷民仗義者出資助之財木則因民獲於洪水之泛而願輸
於官者給償以償之磚瓦則借農隙之夫以成造之於是廟學

雄壯宏廓舟艘黜望經始弘治癸丑之春告成丁巳之夏予蜀
提刑按察羅君安益陽人也羨賢令作興之功不可泯沒走書
諉予爲記以勒諸石謹是以復且告諸方來者

褚公祠記

魏翁臨印

唐永徽六年褚公以尚書左僕射諫立武宸妃幾為所殺賴長
務太尉一言以免猶坐貶潭州都督一日行縣至湘鄉距縣治
北數百步有僧寺曰感應寺側有池公常滌筆若有浮雲滄然
人異之即其地祠公歲久弗治藩按碑仆紹定二年邵君自信
為宰即故堤遺址封畧而濬治之更為祠堂其上斷碑所勒有
遠山齒翠翠凝煙之詩為亭榜曰凝煙為大門榜曰唐都督褚公洗
筆池更為堤以環之灌木修蔓蒙蔽蘆蓮水橫陳鳳山對峙
實為是邦勝處書來命記成事予惟咸以無心為感良以不獲
其身為止蓋感於所不係感以虛也止於所不見見以理也人

心之良感而是見也方公之待罪長沙也寡婦之勢如燎方揚
而轍跡所由毫端所沾民之愛也與屈潭曹并儷芳齊榮曜筆
非有靈也水非有雲也即思而誠致愛而存世之相後六百餘
載尚凜乎如在也是又奚感奚見而然哉許敬宗李義甫積善
逢惡固無足言李勣何爲者亦迂延獨對故陳喪邦之言白
一忤一合升沉立判升者信乎其得志歲月滄邁時與事遊浮
雲急景何啻朝菌暮舞而是心之昭昭可以建諸天地質諸鬼
神者億萬人而一本千百載而一日者在史冊寓諸陳迹是非
邪正瞭如目睫所謂得者初無毫髮加益徒起穢以自臭而忠
臣良士流風所漸則雖殘碑斷碣過其下者屏營彷徨周視太
息莫敢不前拜其則尸祝而神祠之嗚呼是謂良感而實見者
非可幸而致也敬宗既陷忠良復專史筆變亂白黑類非敬宗

播之舊史如謂劉洎之死褚公有力且洎于詞免之事義兩動
之而敬宗書之公之大節如此入將公之信乎抑許李之信乎然則
士大夫以萬物皆備於身而不以古人自任不以千載自期亦
自過其躬耳矣邵君金華名闕也習聞詩書之訓故為政知所
先後其必謂予言為然也

元

重修文廟記

虞槃

蜀郡州
判官

虞槃

先聖廟在郡邑者皆專置教官俾有司主領焉部使者以時按
臨則勉其有成而勵不及此國家之制也秦定丙寅食憲高堂
李嗣宗憲榑楊守謙梁虎巡行潭之支邑八十有一至湘鄉州
釋菜于先聖先師顧瞻學廟宇公問於州長佐曰斯廟也極或
腐焉寔或傾焉級夷堦圯而宮墻近乎水涯潦且喘岸則頽矣

宜相其高下崇廣制度巨石築之若何州長率其學官弟子對
曰異時廟卑陋草創且學計簿書廩膳常不及而以皇慶癸丑
建新廟者州士周炎也歲月旣久不能不少救炎葺之矣未幾
周君以他事至州李公佳而勉之再三且曰州賦爲田百萬畝
爾役幾何使蠲之而專力於廟周君拱而言曰炎雖老敢不率
其子弟以敬承君侯之命明年二月周君航石載木陶甃利器
已來從事易楹以梓崇堦以砥布庭以甍而瀕江疊石將環連
以爲池凡木若干州長佐曰盛哉工役之不易也其曷何以不
記周君乃使其弟子文玉來請予謝曰是先聖之功也其何敢
易於言雖然常聞子貢曰夫子之墻數仞不得其門其入不見
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賜之墻也及肩賜之言蓋喻已不足以及
聖人而因可以論學之所至也聖人之道猶聖人之宮也夫豈

易言其今眩人之宮爰如其垣卓如其楹噦噦其宇漚漚其宮
九講禮節稅足寗丹石以至俎豆鼓鍾倉庫府庫有一不備非
宮之制也學者其亦思乎眩人之道如天地之大如日月之明
而萬物精粗巨細無往非爲道之所寓則必卽其日用常行
之間精思力踐以求至當歸一之理知之明學之克然後大無
不包明無不照而眩人之道備矣然則學者豈止於僅得其門
而已哉眩之高室深林具焉可也何患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不
可見焉眩所官也建之飭之重葺之十有五在於此矣周君不
得其文且勞必迄於成而後已學者之於道備畫於門之近止
於堂之遠因陋就簡修之不敏其可以言此乎自今學者之拜
乎斯廟其亦所感也夫皇慶癸丑以至公全州長佐及學官弟
子相率勸勞重葺人記不能盡書乃刻今之官於左而刻前之

官於碑陰

重修學廟記

孔思清山東州判

湘鄉州儒學在州之上方原皇慶癸丑州之士周炎改建斯廟
 厥後亦嘗脩理之後至元戊寅中興章公國有佐是州政化既
 行專意學校顧瞻棟榱朽撻庭甃缺壞水潦浸蝕門啟塔夷春
 秋祭祀弗稱瞻乃以修葺為已任命學正許憲率州之士擇其
 才有力者慕容康祖錫伴程工役度材陶甃因舊為新不數月
 工告訖事殿堂顯崇其煥耀修理之功作初是總為費若干
 是年冬也清承命來判是州而公已下艱去於是章逢諸生樂
 公之志有成而思清忝聖入之後也請為文以記之于特歷
 於大府命督漕往來無暇時迨歲辛巳規殿之二楹朽蠹咸傾
 予受命知州徐如學正劉廷瑞見以公之復脩櫺星門作

觀連亭於學門上者上消息其間既成論於衆曰諸君其知
作室之道乎夫始也相陰陽穀時日材必勝其任工必善其事
其爲深長慮亦至矣然豈能必其久遠無敝哉所賴者嗣而首
之有其人爾斯學之建蓋亦有年矣而周君新之又重脩之不
十餘年而貳州章公復脩之繼公而後者又將有其人焉則斯
學之不朽在人爾聖人之道亦猶是也夫其宮墻之高廣門與
之邃密當時惟顏魯叟之徒得深造焉然一再傳而異塗日興
矣深賴血六辭而闢之然復堙晦於千數百年之久而後得程
朱諸君子相繼棟梁斯道高明光大加益之意思以庇俸後人
於無窮士之生其後者亦何幸哉然斯道所以百萬世猶一日
者亦以理之在人心繼而明之有其人也今之學者其亦不知
道乎然吾聞之涓流之微放乎四海不可不濬其源矣一簣之

積至於九仞不可遽虧其功矣致知而務博力行之基也脩身而不怠致用之本也二三子抑思如是以學其學焉則造乎聖人之室不難矣若徒記誦章句而馳騁筆墨擬功名祿利之務而無補於斯道亦豈不聽厥堂構矣乎予既論諸君遂刻諸石并以告夫後之爲政於斯者

奠大成雅樂記

節文

楊繼祖同

至正二年冬十有一月奉議大夫王侯文彪以臺舉守令來守湘鄉逾月繼祖亦以同知蒞事明年春二月丁丑致祭于

先聖文宣王廟既祭而出告於衆曰先王制禮作樂以崇德報功也今天成樂不備有司職也余竊不懼學師黎啓炎曰至元戊寅同知章國有學正許憲常議及茲樂器之僅成者瑟一笙二篳鼓一特鍾一頌簫十編鐘十有二懸未幾國有以爲去

而皆失不存侯曰此易事難至者石磬耳往年居官輅有玉
符美石具五音鏗鏗作磬三十有四懸其半不知所置於是捐
俸遣屬吏彭衢求于江右逾年古文李文瑞得之而歸於學復
以樂器之不足者謀於衆進而曰邑人周榮宗爲寶慶學官樂
於爲善寔能成是者也侯命學正謝玄童董其事且道其意於
榮宗榮宗曰所願欲自効者久矣幸獲教命凡樂之所當施器
之所當用不敢不盡心鳩工錄材以成樂器之未備者作樂亭
以置樂器之在堂下者奉幣迎樂師劉坤厚以教諸生之習樂
之成數則琴二瑟一鳳簫二頌簫十埙篪箏笙各二特鍾一特
磬一編鍾十有六懸編磬如鍾懸之數虛篋樹羽辟葵裝綴流
蘇如制二鼗鼓一祝一敔登歌者十人諸生冠帶章服四十通
是爲大成雅樂之全也其贊相者經師安成劉思清訓導長沙

人胡夢齡也秋八月乙丑朔告成越三日丁卯行舍奠禮侯率僚屬宿于齋公宮將事之時天氣清明人神宇感登歌以節八音隨之升降以儀而大禮畢翌日學官學師謁余記惟皇元崇極聖教天下郡縣皆建廟學著令惟孔廟行雅樂其尊與敬示無比隆也今之湘鄉之民遊歌於學聞其樂習其禮有得於觀感之頃則易治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移風易俗其不在茲乎江南內附二十年湘鄉以縣爲州四十年同知國有始議及廟樂又十年王侯始能集樂之成噫成之之難也如此來者尚克繼之永久

褚公祠記

張圖長沙教

昔賢遺迹徧天下能興仆起廢以不堙且泯者蓋鮮考之傳記若嚴子陵之於吳徐孺子之於洪白樂天之於江韓退之於湖

祠亭屢圯屢復皆其賢太守有以張主維新之故復矧危忠峻節爲國全計凜乎倫誼之大足以爲風化勸者左郡政所急而可已乎按唐褚公遂良字登善當貞觀末魏泰入侍幾播國本廷臣噤不敢喙賴君一言回上意策遂定及求微中欲后昭儀非無長孫無忌于志寧李勣等可言往往躋縮聽命或迎合媚說獨公致笏叩血奪爭之卽無忌不爲申救殆矣坐是出之潭州都督夫父子夫婦國事無大於此而捐軀犯怒守正弗遷不以死生異其心今讀其遺事猶令人髮立神遁雖出處不移而千百載之下直公而咎勣者皆是也此其忠節之氣亘宇宙不可朽其不幸謫外豈足損公哉督潭之日行邑湘鄉嘗必有遺愛在民惜無傳者惟洗筆於池有滃然生雲之異後人卽其地祠公蓋藹乎召菱之恩宋紹定三年邑宰邵君自信以祠廢碑

仆更爲祠鶴山先生魏公爲之碑由紹定迄今且九十年爲至
治初元陞爲州已久祠若碑亦壞陋毀滅莫議興復州官彭公
致堯諭于衆曰國家崇重忠臣烈士享祀不違褚公尤所當祀
吾其新是役以示民志迺擇美材即故基爲之舊祠室十其楹
臺楹如之爲會拜之所鳳山峙其東漣水經其南西以紫荆臺
北以感應寺皆勝境也池舊有亭曰凝煙取公詩語也今亭其
池左仍疑煙更榜之其新所創室以池雲之異榜筆雲御史魯
公翀書之先是祠前故道汚甚不便於衆有徑可直則祠隣所
有衆言官易以官壤遂克平直是役也肇自四月畢以九月官
給中統楮緡五百屬漣士湯君鼎新董其事慨然任之不憚經
畫以已乘助益之而迄于功今易陋爲撤卑爲崇而一踰前

倡始之賢以其明敏之才施之興不起廢故無留難
爲臨川長史地有遺宅有墨池墨時爲龍形必有文瑞視
褚公筆池一是異迹而在軍止以善書名褚公兼以忠節著今
右軍祠之有無未可知而褚公之祠存與寧獨以其隸指傳乎
澹郡長貳諸賢可謂有見矣若湯君亦可謂有能矣丁彭二公
屬書其事欲以永傳於陞石而鄙辭承之孔鯨未終竅蚓隨應
能繼其聲乎寧不愧以其關於論誼不得辭遂樂爲之書



重脩縣學記節文

楊應庚潭府
紀善

長沙湖南大郡縣隸於府者十二湘鄉其一也距府百八十里

縣有學元季燬於兵大明洪武二年詔興儒術人心始知
所嚮當時創于縣治西之隙地規模狹隘訓導易熙言於前令
尹賀時敏遂經營之廣地掄材舉而復舊焉縣丞史景春又量
度之未果今令尹王德敷缺者補廢者興望之飾之民樂於趨
事十九年七月二十一日德敷等奉孔子神主於正殿致釋奠
之禮四哲配享而諸名賢列於兩廡尊卑之序上下之分如生
如存明倫高亢齋居深邃諸生肄業庖湑有所內外不濶學舍
去縣二里厥土面陽厥村孔良漣溪環乎左右有泮水之趣焉
鳳凰峙乎前後有尼山之意焉捲漣之水波瀾之勢也滌泉之
井源淵之自也儒者之事業聖學之傳心治教豈止於三代之
隆而已

重修靈星門及祭器記 節文

曹綱 古渝人
教諭

長沙府湘鄉儒學建於元之泰定燬于元之兵燹復興於

國朝洪武二年其毀廡鴻門及祭祀之器有存廢天順八年

朝廷下詔開經明行脩之科江右德興邑宰吳經思以邑人王

正倫薦之試中優等拜湘鄉丞令缺公適掌邑政下車之初首

謁先師孔子廟庭見先師塑像居殿庭之中與四配相背

遂移丈五許得與四配接其祭器之類遵管昔以陶器為之翁

以錫為之乃置遵管三百七十有奇飾以丹漆鑄銅爵一百三

十有奇堅朴不華酒罇二牲匣陸篚箱致■臺二鍾鼓各一香

爐一拾有四靈星門三間風雨朽爛掄木鼎新輪奐壯麗當道

者咸嘉其能生員楊明李直等徵文以記之

鄉賢祠記節文

吳瑛江西安仁人

弘治庚戌秋予奉命來典是邑時有復於予予曰邑有二賢

三國時有曰蔣琬者字公琰嘗從漢昭烈入蜀授詹都長諸葛
亮曰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後爲尚書郎亮駐漢中琬領府
事嘗足食於大軍中亮曰公琰與吾共贊王事也密表後主曰
臣若不幸後事直以付琬亮卒自丞相長史遷尚書令總國事
封安陽亭侯諡曰恭宋淳熙中有曰王容者字希顏孝宗稱其
文質實親賜狀元累官禮部侍郎卒贈銀青光祿大夫元大德
中有曰馮子振者號海粟博洽經史工於詩文有梅花百詠行
於世授翰林學士之三賢者化成初前令常作堂於縣之南祠
之塑像其中扁曰三賢當成化末改遷社學遷其像於學宮梓
潼之廟庭且隘乃重其像於中若非所以祠先賢請隙地祠之
可乎予曰祠固不可無然邑有文廟焉壞於天雷又矣有山川
社稷屬地焉毀於歲月甚矣有民人焉困於塗炭棘矣他如明

倫有堂城隍有廟預備有倉養濟有院旌善申明有亭陰陽有
學惠民有局漏澤有園亦皆放蕩盡矣此尤缺政之大且急者
姑俟朞月之間與吾民相安於無事次第舉之旣而前所毀壞
而放蕩者皆漸克興舉乃屬其父老暨致政之耆英詢之曰是
邑田賦不爲不多矣置邑數千載不爲不乂矣山川又皆爭奇
競秀掩映出沒於雲霞煙靄之外精靈神彩鍾爲俊英宜乎後
先相望甲於郡縣顧乃止於三賢而三賢之外寥寥乎詢諸耆
老咸失究問質諸縣志多所脫落及考諸郡志乃知五代時有
劉倡嗣者漢磁相二州刺史隱帝遇害昌嗣憤之卽避地衡山
時馬氏招以賓禮不服周行逢逼以僞祿不悅曰吾嘗致身漢
氏縱不能爲夷齊獨不效梅福乎乃改姓范號愚叟躬耕給饘
粥以終身焉宋有彪虎臣者字漢明從胡文定公父子游講明

經學淡然進取厥子居正號敬齋克猷麓書院長時以彪夫子
稱之人以爲先生庭訓然也有周奭者號欽齋與胡文定公全
領鄉薦師事張南軒講論道學嘉定間真公德秀師潭命縣令
徐直夫爲作漣溪書院扁其堂曰春風以爲師生講習之所有
鄧得遇者本邛州人徙居是邑累官靖江府元兵至得遇朝服
南拜曰宋室忠臣鄧氏孝子不忍偷生寧甘弱死彭城故居乃
君潭府屈公子平乃吾伴侶優哉游哉吾得其所竟自沒於水
元有湯源者由進士知信州陳兵破信州源不屈城陷溺井而
死殆至我朝洪武間有劉聲遠者領鄉薦知梁山有政蹟尋
陞戶部郎中才名益振遷交趾叅政未幾轉山東能聲赫然宣
德間有賀宗者由進士入理寺評事爲人剛方嘗以邑之田
稅視隣郡加重者數

沃壤又爲洪水所壞或衝而河或

壅而洲民甚病於賤輸公卽論於朝減去四千石湘民德之上
統間閩浙有葉宗畱謀爲不軌公陳策討之上遂命全尚書石
璞往蒞其事功成方將擢用丁內艱尋卒于家後追賜銀牌彩
幣寶鈔焉是七人者或以忠節著或以道學鳴或以政蹟顯視
比三賢者其遠近去就雖不同要之明吾心之善而可以裨風
教式後學者均也豈不槩爲之賢乎哉使長民者不知所以暴
白而顯揚之則世遠人亡日入於湮泯殆與庸庸碌碌全草木
朽腐者等耳其何以激勸風俗感發人心而興起於善道也耶
於是乃即舊學之廢址而祠之經始間適山西洪洞都憲韓公
以上 命來撫是邦亦嚴是舉度工貿材不日告成有寢穆然
有堂翼翼然有像儼然傍翼兩廡前峙三門三門之外鑿小池一
區而魚焉歲仲春秋以上丁之四日取而薦之率以爲常乃題

其額曰鄉賢祠謂不可無述請予爲記之

城隍廟記節文

前人

湘鄉縣城隍神吾民有患叩之多應弘治辛亥夏四月猛虎出沒鄉境民人謝仲者爲其傷啣牛畜不可勝計民患之子齋宿爲文禱之而虎遂遁去是歲秋八月城中火厄時或三五作或六七作甚至十餘作民病之子率寮屬爲民禱之而火遂滅熄歲壬子春二月連旬不雨民不可種官民大以爲憂予仍率寮屬者民懇禱即日甘雨如注是歲冬十月陰雨連旬稻腐而芽者半矣予連日徧告神祠陰雨如故乃益厲精誠歷陳大義即時陰雲淨掃天日晶明歲甲寅陸月旱予又齋宿爲文禱之是日小雨二日再雨三日大雨而霑足焉神之感應率多類此嘗從月朔謁廟有義官王俊者從容告於予曰此廟歲久頽

甚乞新之予曰予亦此志又矣一時鄉人富者獻其材貧者助其力山居者助其木農田者給其糧以致商者賈者遠者近者亦各隨其力而資其有焉乃擇僧道之端謹者曰歸壽曰宗秀職其數推義官之公勤曹王俊曾璿曰陽鑑董其允役是經是營不日告成有廟奕奕有寢穆穆廊廡翼翼儀門將將儀門之前又建外門以題其額廟庭之外復繞環堵以固其內經始乙卯正月甲子落成於是年九月庚寅邑之耆老來拜而言曰廟既有成願丐言以垂永久予述其事於左

迎恩橋記節文

黃泗

三山人
教授

湘鄉潭州古邑也邑治東北里許有河濬流抱城堙而通達道奔川澤以沛湘江寔水陸之要衝河舊有橋橋有亭歲久亭圯而橋亦幾漂蕩正德己巳葉侯來視事數欲修繕顧庶政未寧

不忍亟勞民乃閱二餘載當甲戌抱績奏闕回觀風于郊見
耕者休焉鑿者飲焉訟者平焉境上以寧風雨以時召諸父老
而問曰吾將有事於迎恩橋也父老忻然明日侯視邑之可以
勝事者而以屬義官李廣南計工量食撤橋之故址甃以堅石
登以良材環以危欄覆以平棧廣二十尺袤一十丈有咫其規
制皆侯所區畫其費給皆侯所素具經始於是年六月甲戌越
戊申方十餘日而侯沐恩陟衡陽別駕民士咸慶慰歡樂之
餘亟力營為抵七日既望後落成士民又相與慶慰至有形於
頌歌者曰吾侯兮廉平政通和兮役民不數日兮陞于衡民子
來兮橋亟成功垂千載兮恩難名願求名言兮勒君侯之政聲
維時貳尹李君朝具顛末徵予為記予曰遂人失職而先王經
野之政廢橋梁道路悉委諸郡縣若棄侯者勤民於未信之先

一後民於政通之後營爲於子來之際而成功於不日之間皆
古聖賢之事也而侯能嗣之侯其學古道而善用之者哉侯名
瑋字舜臣浙之山陰人登雲貴乙卯鄉錄

官步橋記

彭教吉安人講

湘鄉治之北十里許有溪曰堯溪步曰官步橋曰官步橋縣之
要涂漢武初舊石橋圯于水因循百餘年頽址殆盡有司歲梁木
以度往來潦至輒壞壞輒旬月不能脩脩輒費財不訾當其壞
驛鈴使輅公趨私幹瞻視兩涯出百計營涉往往後時失事日
虞墊溺而苟且牽架歲以爲常莫爲經久之圖灌陽鄧君綸來
知縣事慨然曰今於此而使郊郭之間以病涉告惡得爲爲政
方思所以起廢而未有所以出民王俊饒貲而奮義以橋事自計
鄧君喜謂曰若誠然吾當謁名筆刻橋左以求子名俊乃益斥

財發慮伐石陶礮募匠傭力以就事不幾月而橋成又爲屋八
盈覆其上牢固深穩顯敞華密上下稱愜及是邑士以君之書
來請記則君以家故解任既去矣余惟知君受書不復辭蘇長
公有言乘水之利千里咫尺阻水之害咫尺千里今堯溪之水
廣不能數尋然當其橫波中斷則夫跂臨流之踵引望洋之睇
雖衣冠與蓬弱均之也然則營就堅緻規模久遠以爲公私惠
幸豈非有司者之政哉予於是竊感於法之已密而州縣之不
易爲也古之長其土與民者用其財力之出以與其利其事尚
矣唐宋以來於上供送使之外猶得以留州之積因其調庸以
從事於其所當典舉者是州縣之吏猶可爲也有如壹錢斗粟
藉而上之大府副在監司稽較出入毫髮靡容而尺椽片瓦之
役丁夫一隸之力苟不得請於所由不敢輒有所爲爲之輒可

檢責徒撫以爲罪吏州縣者孰肯以身試法而汲汲於苟可違
責之舉哉不亦墜廢頽弛就盡不已也至其乾沒豪巧以謀其
私者又終非法之所能防然則略於法詳於人豈非治之體要
聖人復起不可易者耶於是時有能以義動其民而民以義承
其上超然於法之外而足以裨有司者之政不亦大可稱乎故
爲記之以如鄧君之志而并及予所感如此不敢以一橋之區
區而有愛於言焉

雙江橋記

羅璟泰和人太
子洗馬

欲知其人觀其政欲知其政觀其去後之人心斯可以知其政
矣五岳於雙江石橋之請記而有以知其邑宰鄧君綸之善於其
職也請記者其邑鄉貢進士譚子經其言曰鄧侯奉命來宰
吾邑下車施政寬猛得宜民用和輯令皆樂趨之雙江里舊有

鉅橋使輶南北往來之所必經歲久傾圯行者病焉侯欲改作
而重於勞民知近里劉公銘自新材力足以獨辦也乃禮勸之
自新亦慨然承意指貲鳩工輦載木石甃砌堅固復爲屋七間
橋上以備行者之休息踰時告成居民不煩行道忻悅鄧侯方
謀求文記其事適以憂去儒學司訓蕭先生謙曰邑宰之善於
作興自新之敏於義舉皆不可無述以示後人乃因侯意撰書
因子經隨計吏上春官托爲介請文於執事幸不鄙而惠賜之
也司訓吾邑姻遠道之屬義不可拒子經之來煩而不厭雖其
忠厚可知然非鄧尹之遺愛於湘鄉亦何以致此哉惟昔人有
以乘輿濟人者大賢譏其不知爲政有編竹渡蟻者異僧知其
陰隲過人以彼較此則鄧君之善政自新之陰隲誠可書也况
有二君拳拳耶宜牽聯書之以成其美焉橋成於成化十二年

十二月鄧君全之灌陽人發身科目自新本泰和周氏祖占籍
湘鄉易劉姓嘗爲中蒙冠帶聽選未任懇乞致仕家居此舉猶
快人意後之欲知橋成之歲月尚有考於斯

虞唐橋記

文貴 邑人御

湘鄉南五十里有巨溪焉肇源於梅龍山麓汨汨湯湯幾百折
而至六十五都之地波流湍迅橫截南北寔當長寶武水之孔
道溪之兩岸有遺塊土襲傳爲虞唐橋故基訊諸故老蓋以湮
圯歲久舉不諳命名之義與夫興廢之由 國朝以來邑之長
民者以往來有徒涉墊溺之患令民之居于近溪者採山木架
梁於遺塊培土于上以便往來奈何每於秋夏之交一遇積雨
而山水駁發曾不落成或通行未久而輒衝去既衝矣而復構
之年以爲常民不勝擾心均慶宗字恒祖者邑之義官也好禮

樂善家于溪側稔知其患久矣脩廢之念蹶於厥中者蓋亦有
年乃於成化丙申冬爰輸已貲百鎰許買山鑿石募工磨礪欲
復古而大之時宰邑者灌陽鄧公綸嘉其義舉亦追天役以相
其備丁酉冬而工就緒矣總爲一空橫跨溪面高有十丈許穹
窿引綽儼然垂虹自天上建亭榭十有二楹文物畢具廣二丈
袤十丈其堅緻鞏密蓋爲百世計也於戲世之豐於財者或吝
而驕或侈而淫求其仗義樂施而濟衆者蓋鮮慶宗之爲此舉
俾往來無徒涉之患居民免歲造之勞行役有憩息之所及人
之惠亦何博哉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昔宋元憲公登龍頭
之選人以爲編橋渡蟻之報矧伊人乎夫必陰隲卜氏於冥冥
之中俾之昌而大熾而盛顯于厥躬延及似續必矣且聞其子
曾登大學而飽飫經史姪綸爲邑庠弟子員亦賢而好學將來

必有名世者與元憲公匹美矣鄉貢進士鄭公文明以余桑梓之地經行於此疏其事徵文以爲記辭而不獲且不得其顛末規制之詳姑著其梗槩以復云耳虞唐或曰魚塘云

定勝橋記節文

戴儒饒州人

湘鄉之南一百里舊有橋址名曰定勝傳自宋祥符年間里人龔蕭彭李賀謝唐等集衆所建祗成參墩因故弗就後爲龍水崩潰存者惟半而湍石益浚冬寒水凍民病于涉春漲夏潦人阻於渡來官是邑者往往因循莫能續其功成化甲辰西蜀門侯貴知縣事遂出俸資爲倡厲義官賀友忠郭瑚李茂張欽老人劉文廣王文達等鳩工度材取石於山市木於林以建之而邑之義士大家爭輸金帛以來助役興乏石偶離橋十里十五里忽得石數百片方廣皆五尺是非人力所及若神默相之也凡

通志卷之五十一
長沙文
七十二
橋之墩有五高二丈有八尺長二十有九丈廣二丈有四尺亭
二十有七楹用石以丈計一萬有奇石之灰以斗計十萬有奇
瓦以片計二十萬有奇木以根計五千有奇鐵以斤計三千有
奇米以石計十百有奇傭工之金以兩計三百有奇經始於成
化丁未年之冬落成於弘治己酉年之夏基本堅緻規模壯觀
居民父老駭愕相謂曰不啻今日之見斯橋也已而顧謂予曰
門侯營斯橋也歷時久而用心勞厥功大矣不可以無志也予
請爲侯記之勒諸貞珉以壽不朽予謂子產以乘輿濟人於溱
洧學子記其不知爲政杜預建河梁於富平議者疑其不可今
狂之此舉謀決而浮議莫搖功興而聲色不動庸不可不書以
爲將來者勸

攸縣

本朝

重修儒學記

陳敬宗

每波人 原所

長沙府攸縣舊治陰山江故以陰山名縣唐為南雲州後徙治攸江改今名元陞為州至 國朝復攸縣如故縣儒學有明倫堂前逼先聖廟廷而後逼市廛民居相去皆不踰尋丈雨則几案淋漓晴則臭穢旁達誠非遊心高明顯敞之所學者病之知縣事吳貴興史林崇福相廟未有曠地去堂八十尺厥土燥剛厥位面陽攸水前抱文峯對列曠望百里之外真高明顯敞最勝之地於是鳩工集材移建明倫堂于茲傍建齋舍于堂之東西設重門繚以周垣靜深潔清聿新輪奐學者講肄藏修咸有依歸安其學而敬其師樂其久而信其道磨礱卒事業奮發乎

文章久而化之期必有德而有造矣何其盛之哉夫堂以明倫
名蓋取于學學則三代共之曰所以明人倫之義古先聖王所
以垂訓萬世者此道也今國家所以育才化民者亦此道也
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此別無所謂道與學也不明五
常之理不篤五倫之德雖使伸其佔畢日記萬言亦何以哉成
周以鄉三物教萬民教之以智仁聖義忠和教之以孝友睦淵
任恤而後教之以禮樂射御書數先德行而後文藝教其本而
抑其末也今攸之士皆明敏英俊之譽髦誦詩書者固多矣先
文藝而後德行者亦不少也朝廷所以豐其廩養有司所以
新其學宮其所以望居士者成周之實材也蓋於是益勉乎力
踐之功哉文行兼修本末具舉庶幾可以無負朝廷有司之
所期待亦學者進德修業之所當務也堂成學教諭陳堪拜書

求予言以彰賢有司作興之德堪予兒子也貴予鄉士也皆不
可辭書此爲記因以勉進學者云

通志卷之三

長文
七
三

藏書閣銘

熊侗縣尉

熙寧六年朝廷聞梅山置安化縣有旨建學其後知縣郭君允升始大其規模應元丙辰蔡侯滌復葺新之創閣藏書歲月滋久閣欲頽圯禧丁丑牒趙侯公道來蒞茲邑下車之初首命蓋理規模不改於昔而堅壯有加於舊文教其興士氣始張尉掾熊侗自覩盛事因學職有請勒銘以圖不朽銘曰安化縣初實為梅山於皇熙豐用夏變蠻吏曰有詔爰立之學又有曰書爰建之閣閣以書建書以閣藏視傾弗文士氣乃傷趨居孺顧瞻塗土曰予承流意敢弗加迺命群工各展而力靡費靡常成於不日伊溪溶溶華閣崇崇文風聿隆翳侯之

功咨爾士子勿游勿弛行厲節砥翳侯之書有斐翰墨作為銘
詩大師是陳有求厥重

元

重修儒學記

自慶巢

永州教授

安化之有學自宋熙寧紹興始建炎間火於寇紹興甲子郭令
允升創于邑之東寶祐癸丑圯于水寶祐乙卯彭令耕道遷於
邑之西今之學宮是也殿廓齋廡畧備尊賢有堂藏書有閣科
名星有殿采芹有亭有金穀供廩餼之費有師儒司教道之權
規模一苟完矣至大元奄有南土纔二十年風震雨凌又慚頽
漏至元丁丑寇起不測廟貌蕩然後之宰邑首念不到此至元
丙戌冬東丹耶律敦武以開國元勳之胃來尹斯邑一瞻廟貌
慨然有脩復意次年已卯葺即命工脩葺正殿裝飾 聖像綵繪

元講堂歌僮墻垣頽圯又興版築不旬日而粉飾俱畢
青之用悉捐已俸助之規模精采爲之一新士之來游
者莫不稱贊曰賢哉令尹知以化民成俗爲務真孟子所
謂地方之學者歟教諭少陵李應龍以前主學李脩職之子仍
領學事迫於衆議不遠數百里來記於予予謂有養士之仁有
自養之仁養士之青賢疾任之矣自養之道士亦知之乎易以
上山下雷爲順之象曰自來口宜觀其自養以陽居初以陰居
二豈非當位者乎以陰居五以陽居上豈非不當位者乎然外
三爻皆吉內二爻皆凶豈非山靜而自養者自害雷動而求養
者皆凶乎聖遠道喪文弊士大夫科目特文累久矣今大元混
一南北科目未興嘉會僊坐蠲免科役爲之士者正宜看已下
靠實工夫反觀自省不爲聖賢不已毋以功名富貴養小體者

通志卷之五
八頁
文
七
十五
動其心庶不負賢令尹興崇學校之美意愚不敏敢書此以爲
全志勉亦因以自勉

詛蝗文

李萬
清江人
教授

蝗爾來爾之爲虫形醜而穢類蕃而興豈中和之所賦實氣戾
之所鍾起則日色爲之蔽下則地毛爲之蝕其多也如此而
爲天網之所容曰來爾蝗爾罪奚贖惟此農人業在百穀乃耕
乃耘以祈以卜惟苦與辛不一而足惜苗如金愛葉如玉舉家
望之幸其成熟爾何蝕而且饒恣一爵而肆毒使稈結散蕭然
如蓀篁之削禿人撫膺而長嘆或統疇而痛哭爾臭腸之旣飽
獨不憫吾民之枵腹白蝗與來小吾與之言茫茫堪輿幅員幾千
胡有曠野猶有荒原恙有心靈變有升田春則燕鷺夏則希綿

亦有名圃閑花麗妍亦有幽谷茂草鬱蔚爾不彼食而於此賊
人之天曰來爾蝗吾復爾詔氤氳化醇鴻濛布造萬族並生惟
命各妙所養所資亦各有道禽啄餘粒獸齧豐草魚飲于淵虫
緣于稿以息以休以適于飽爾獨何心而食國之大寶彼騶虞
之至仁曾不知爾之爲暴曰蝗爾來抑吾聞諸犀象可遠虎豹
可驅麟或可符龜或可漁鼉蛟可以伐蛇龍可以消爾爲物至
渺何不易於爾除逐之而愈集擊之而自如使吾悵然而悵悵
愀然而嗟吁嗟才智之安在而見制於爾歟曰來爾蝗爾誠可
惡彼蒼蒼者天生爾何故豈人心之弗良致降罰之莫恕嗟彼氣
圉群動之聚蚤虬蝨蠅爲害幾許蜻蛉蜉蝣與物無所釁以葉
肥厥絲以吐蜂媚于花乃蜜是取獨爾爲物有害無補吾於是
感太宗之忍吞嘆姚相之遣捕嗚呼爾蝗爾其我欺我無爾奈

我其詛而願靈鵠之萬群兮磨利齒之參差願神鵠之千隊兮
銛長舌之陸離追爾縱而下啄緝爾影而暇之願靈霞之霹靂
兮震爾狼籍而裂肌願青文之肅殺兮戮爾散亂而委屍盡勦
絕於種類兮使殄滅而無遺復吾俎於一快解發於此時於
是清風吹空靈雨洒地蕩其腥氣滌其穢淨化鈎適調元德翕
拖萬物並育凶時全利穀穰滿家以欣求世誅茲斯兮振振聆
鳳凰兮噦噦

茶陵州

重築城池記

劉用行

茶陵介三路之間崖谷深峭列嶽諸尚唐興置州國朝南度額
爲軍重控扼也嘉定初仍縣自析三鄉爲鄆僅二十年繹騷者
再紹定改元明年秋余公來適逢其衝寇旣入鄆欲向茲邑公
命幕屬督兵禦之卒不能化遂致二渠允儔已平一日諭諸兵
吏曰寇敢於窺吾部者以門戶之無所恃也衡郴東南兩邑一
道之門戶其地大以要孰知茶陵境墻旣夷蕩無扃鑰寇至則
民保山寨力不敵則惟脅是從雖有官守之亦或委去建寇退
而後返以是爲邑甚非所以遏姦謀安衆志而捍內地者也蓋
議城之越二年稽諸公儲因節約之餘亟白于朝請興是役謂

今機者趙君希稷詳練有謀宜相方繩址會乃用度謂邑令劉
君子邁強敏有志宜鳩工課築期以堅壯乃於農隙試事衆工
雲興萬杵紛如埴土攻石竭蹙以趣前左水澤必深固之使無
激鬻之患後石背隍浚之達于江週爲丈九百二十有五址廣
爲尺三十顛廣損之高爲尺二十有五於是守者固居者安來
者蒙成而不自知矧知公之用心哉昔徐夷寇魯魯公能成周
公之志詩猷詩幹惟禁惟征曲阜迄無東憂聖經大之公繼先正
忠肅公再鎮湖廣爰謀桑土旣城茲邑又東城資與寧此與魯
公同一用心其憂之深慮之長乎其忠之至孝之盡乎予以屬
郡丞詣潭白事悉知公所爲功今旣築告其事且謁予記予
謝之曰邑操以城不若保之以吏吏苟得人虎不渡河隍不入境
於蠻獠乎何畏吏不得人將蕭瑟之內可憂也城孰與守傳不

云乎衆心成城公之望爲邑者抑在是歟公名嶸字景瞻三
人今爲寶謨閣直學士通奉大夫紹定五年八月記

重修大成殿記

李祁 翰林編修

學校視科目爲盛衰科目舉士多由學校故所以崇祀吾夫子
者無不用其至科目且廢學徒春秋朔望鮮有云焉而爲政者
又從而輕之其視夫子庭宇之圯祀事之闕漫不加省雖道之
汙隆未必在是而人心世道槩可感矣茶陵學校於湖湘爲盛
大成有殿始故宋寶祐間其後雖屢修葺然皆因陋就簡隨補
隨壞至元丁丑冬郡守吳侯蒞事明日祇謁先聖闕殿宇棟梁
榱桷蓋瓦級磚無完者慨然任爲己責首捐俸以表衆命校官
饒進曰毋侈用毋妄支謹儲蓄以待事於是僚佐協謀材備日

積越明年六月鳩工併役不更期而宮殿成楠椳腐者改棟橈者
隆龔若整黜望堅實完美老於更事者咸謂修葺之精用心之勤
無如侯蓋侯之用心者學校以爲已事之當然而非以科目盛
衰爲作輟也以爲事當經久而非可以因陋就簡苟且一世也
彼其無意乎是者固無足道一或有之而相仍苟且是則不可
以道守責也是皆不足與論侯之用心自三代迄今九幾千百
載而人倫之道不廢是果誰之功歟今之人相聚而居相侶而
食以安夫日用之常而不知夫子之道實維持之故河汾王氏
之言曰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嗟呼安得人人有是言哉况夫
子之道不可一日無則所以崇祀吾夫子者不可一日廢此侯
之用心其去流俗遠甚乎因知人心世道之盛而於侯有賴焉故
特爲發之侯字端卿名思義爲政尚寬簡所謂愷悌者也爲是

夜也公退之暇日必至焉其心切切懇懇何其至哉彼爲政者
皆如侯之用心則斯道之賴其有已乎

福濟廟記

尹謙孫進士

漢高帝王世系曰茶陵節侯後屢封曰孚佑昭應英惠廣澤王
諱昕出自孝景帝長沙定王也以元朔四年三月乙丑建國元
帝元年薨明正堊陽陵大初元年謚曰克無子國除初王在國
寬慈吏民追思爲崇廟以祀之久之徙今治北江山之勝迄於
廣明重拓廟宇梁誌足証方是時唐室在難鬼神廢享宋梁以
降僭偽角立典禮失墜宋承五季之後功成治足聿崇明祀其
靈貺宜昭計史條上縣令丞乃表王之狀第言禮部賜額福濟
時崇寧四年也政和八年誥封廣利侯宣和六年改廣利公紹
興中三錫之命加封明靈威護仁惠唯古爵莫貴於公後世王

亦爵也禮公德茂異者則崇極之慶元初年進爲字佑王嘉定
二年加王昭應端平二年加英惠寶佑十一年夫子以爲爾神
之靈若是而徽稱未備亦非所以示崇極也由是加廣澤而命
不啻隆矣按漢興激秦孤立故大建同姓以定磐石後亦潛差失
軌者長沙寂寞河間匹也光武再造長沙別租也何長沙而下
班史畧無章者王父朔行諸侯王分子弟邑公卿徒利國小無
邪心旣各就國王又侯萬里外而賢勞不白史不及錄其勢然
也去之千載而下歲時詭頌不治行長者能之乎其聰明正直
而一者不可誣也是以福謙禍滂各從類至而水旱疾疫靡禱
不獲南海初內外挺起曹成衆十餘萬煽禍江湖比奸肆掠賴
王草木爲障震奔回孽百姓不懼兵革而官籍具在故岳武穆
緬在聲言就食茶陵遂著厥武又襄南郡倚給上流邑歲漕數

萬每起之日

夫其陰隲國事陰庇黔氓如

此是王之生與死皆可述至於久而克周愈不可窮其功德洋洋在人耳目雖不見於史猶幸人心之史存宜乎邑人精神應感君高悽愴若子弟之於父兄者傳曰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其是之謂乎哉之命祀宜與穹壤不能朽也衆俾書其事于石爲之詩曰皇上畫壁綱紀人極周建親親秦項聖先漢鑿秦爰立輔臣大開九國躋築連城賈生肇用主父攸式侯王之禮交庶胙邑帝曰浴衆疇彰雲城長沙之子陽陵之孫克張克弛克比于軌繫民父母既仁且美生爲仁侯死爲明神捍患禦災洋洋厥靈於穆皇王加迺丕績昭賜崇號以彰厥德有泓其水有峙其山是歌是祀不湮不崩

城隍廟祈求有感記

陳誼高

郡邑之立城隍廟所以衛民也惟神司之是乃一郡禮典之首
其秩視郡諸侯等蓋職其明而神相其幽凡水旱疾疫作有禱
必應固其理也至元三年涉夏以來連旬不雨郡元侯脫因公
夙夜憂惶不遑起處遍走郡望及合郡祀典之神皆昇置祠內
俾琳梵之徒依教脩事既而祥雲密布甘雨如注田夫穡人驩
躍以霑足則聞民歌有年莫匪神賜是因勒石報功以彰厥靈
抑亦見 國不以爵祿馭侯牧以廟食事明神斯可以兩無愧
矣

青霞觀銘

虞集 祭酒

祝融之虛炎空而所理百神引從以作民社若火之明無隱弗彰
敬祠不怠謂之福鄉雲陽之仙神歲來與雲氣上騰茶源百出
揚清抱和鬱鬱望州神人接居字惠則周饒君之興推澤爲吏

已懲僞恥利恭默自返通乎神明符章之獲實彰厥誠
文鬼役豸暨觀於天貞霄壤千百是其有心與天為徒
以言民豈不求圖胡君之神亦皆孔著帝命來錫皆節審惠
鬱鬱百霞奠於此方民之依居千載相望我聖天子視遠如邇
無小無大降福彌彌新宮之成才力孔宜皇上有聞錫命不遲
咨爾岳祇辨方受命祇祠以聚凶敢弗正日下紫微仰瞻不違
率職以行有安無虧史巨分書載必有誌增益綏保以待來邑

訊蟹說

李祁

客有惡蟹者得而束之以蒲坐于庭而訊之曰爾之生也微其
為形也不類爾之臂雖長而攘不加奮足雖多而走不加疾而
徒欲恣睢睢眦蹙蹙戾契以橫行于世爾果何恃而為此吾將
加爾乎熾炭之上投爾乎鼎烹之中剝爾形剖爾腹解而支體

以償爾橫行之罪爾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解於是怒目突瞳擊
足露背喘息既定乃逡巡而有言曰噫子何昏惑眩瞽而昧于
天地之性乎子於物也何見其外而不察其內乎子何深於責
物而不爲人之責乎吾之生也微吾之形也不類吾又長臂而
多足九吾之所以爲此者天也吾任吾性則吾行雖橫亦何莫
而非天哉吾任性而居吾循天而行而子欲以是責我是不知
天也又吾雖橫而吾實無腸無腸則無藏無藏則於物無傷也
今子徒見吾外而不察吾之內是不知物也世之人固有外很而
中惡者此其內外交暴又非若吾之恹恹乎中也子何不是之
責而唯我之求乎又有厚貌而深情者其容色君子也辭氣君
子也衣服趨進拆旋唯諾皆君子也而其中實最巖深幽不可
窺測此又大可罪也而吾子之不之去也何居且吾之生也

欲也易足吾嚼齒膏枯適可而止飽則偃休乎蛇鱗之
穴而無營焉吾又何求哉吾之行雖橫不過延緣涉躡乎沙
之上於物無損也於類無競也而吾又何罪哉吾任吾性
吾任吾天而子欲加我乎熾炭之上投我乎鼎烹之中是
亦天而已矣而吾又何辭焉客於是倪首失辭遽解其束而
縱之江余嘗讀且至離離爲鱗故鱗之剛在外又離爲火
火炎上故鱗之性躁而急此其得於天有不可變者人爲
物之靈則雖頑嚚凶僻無不可變彼不可變而不變徒欲
以橫行之故猶足以取惡於人况乎可變而不變則於肆
行而不悛者其取惡於人也亦甚矣嗚呼人固異於鱗也
異於鱗而不自異焉又反有不鱗若者此豈不深可愧也
予嘗聞客訊鱗事又因讀易有感欲書之未能適友人持
三鱗圖來觀故爲述其說如此觀是圖者苟因予

說而推之其亦少有警也夫

國朝

壬里修廟學記節文

沈謙杭人

茶陵縣儒學肇自宋淳祐間於紫微門外立大成殿元大德間始創明倫堂齋房廨舍以栖師生後兵火不存至國朝洪武五年知縣成麟卽舊址如式歲月之久殿與堂舍頽圮洪武己卯知縣臨江歐陽定捐俸掄材修葺歷歲之久風雨飄搖後爲頽圮正統紀元古杭徐侯來宰是邑越未朞月紀綱政令旣布乃謀修治材木顏料則取諸公用之羨餘者工匠則取諸輪耆之休息者民力則取諸編氓之在官者計工度材俱有成筭乃命耆老之勤且謹者督之於是耆老王存良趨事不敢後乃督工師以修葺之於是先起大石實以灰土和以米糊而厚之整

齊堅固其外靈皇門二每門二扉高九若干尺廣九若干尺
櫺修棖皆擇堅木爲之加以榱彤而門愈壯他若講堂講習之
舍膳堂解宇厚其塗泥密其覆蓋而免陋穿之患改其道路於
後街繚以垣墻周密次第井然有條至於成算有所不及或一
椽之朽一瓦之缺一石之欠一竇之損亦必葺之僅未朞月而
廟貌一新堂舍明爽其岸垣墻煥然整飭矣謂不可無述是以
記

重建州學記

李東陽大學士

茶陵在宋元爲州州有學燬于丘葵洪武間始降州爲縣建學
于縣西郭外成化間復升縣爲州知州俞君蓋遷學于州治西
偏弘治間李君求珍復遷郭外學屢遷而科目士愈踈闊先繼
丙辰之歲董君豫來知州事考諸圖籍知宋元舊學在城西南

二里其地曰獅子口與茶陵衛指揮王侯廷爵往相遺跡半沒于民家於是白其事于長沙府知府王君瑄又白之湖廣布政參議臬公昂按察副使湯公全又白之巡撫都御史沈公暉關公重宇巡按御史曾君昂王君恩皆報許且檄府通判李君錫暨董其事則以隙地易諸舊主又募州衛諸義民多効財力籍諸佃作得千數百人而役之除其舊基果得斷階敗礎于下蓋其岡脉自雲陽山而來洶湧奔放結爲是區左右山水交拱環抱不見其際信吾州勝地也顧舊學堂殿皆狹隘移其故材拓而新之規制闕敝輪奐輝麗亦加于昔經始于丁巳十二月迨戊午七月告成自入國朝百有餘年而州始復其名又二十餘年而學始復其地殆亦非偶然者矣予聞而嘆曰人稟天地之性以生其性同也或爲氣質所限又移于習俗之偏則不能以

惟學者能變其氣質愚可使明而強者明而強則其
性無所復者矣及得位以行政教則能變其者俗齊可以至魯
齊可以至道苟至于道則人之性無所復者矣若不克變而徒
致力于事物土地之間以求之美益哉吾州文獻之地其在前
朝登巍科躋膺仕樹功立業者相望也既久而不振豈非學與
教之責哉今復而州名復而學地亦振起作厲之機而明彝倫
正風化之義固於是乎在士之學於是者必深志潔慮擇善而
力行使德崇業廣足以濟一世利萬物則非獨爲一時一鄉之
士雖稱爲天下之英才千古之豪傑可也使徒挾名邦夸勝地
而不知所學非徒無益又適以損之固非賢有司教士之心亦
豈吾士之所以自處者哉予因學正江海輩及諸鄉士之請特
紀成績以告後人且以期復古之效不止乎宋元之盛而矣若

州佐衛侯義民者士九與執事者皆刻諸碑陰董會稽人成化
戊戌進士清強多政績記以學故故事叙其事云

重修州學記 節文

黃泗 福清人
學正

茶陵古名州據衡湘上流壤地接江西吉安諸屬邑宋元間學
在今址時人才與吉並盛其以德業名則有祭酒譚公世勛學
士李公祈劉公三吾今崇祀于鄉賢祠三先生是矣他若顯揚
科第者尤後先相望元末學熾 國初建置不常弘治戊午前
大守會稽董有事文教歷探前所由盛士夫故老咸以今址白
遂定議遷復越明年舉貢士二人自後績學勵行者日有加焉
正德乙丑今大守施謁 廟視學乃謀爰略基址揣厚薄仍溝
洫量財用擇日命工首建育英坊次易石柱爲櫺門次三廡次
兩廡戟門而大成殿明倫堂則併力爲之又以其餘力爲

之園庖廩之區下迨師儒之舍咸止厥次墻以粉飭屋以磚然
黝聖丹漆瓦石級覆悉務嚴整聖賢肖像蔽冕絺繪舉以法制
煥然氣象一新將謂吉告成僉以泗為學官之長當紀其事義
弗可辭乃竊作新之意以頌侯之功而下為人士告焉夫有司於
學之敝而欲新之也必糜厥費勞厥心然後陞者廣陂者平陋
者美而學新矣士之欲新其德者亦然必格其物致其知然後
意可誠心可正身可修而德新矣德既新則鄉薦之君用之事
業之指由家而國而天下又將無一不本於吾之自新者以新
之斯無負于人君建學立師之意而賢有司作新之望亦塞矣
慨夫今之為士君思不及此徒工習於言語文字之末以決科
干位苟弗如意乃或致咎於風土意外之虞而併怠其所習無
恠乎其德業之難於成也今董侯復其地施侯振其舊而科不

乏人山川靈秀之氣似當大泄於今矣噫士而際此能益加淬礪胥相誘掖務求古人明德新民之實學以克之則拔茅連茹之漸日將盛大而宋元之多才不足言也若徒視學之新且美顧乃玩愒弗新其德又或苟焉以自新而無實以克之則雖文足以華國亦要名微利之術耳奚足為吾道輕重哉記為施作故特次其成功與其作新之心併勒諸石以垂諸永久其於建州遷學之詳顧若略焉者蓋有元老西涯先生所作在也侯名佐浙之歸安人發身科目作郡多善政興學其首務云

泮江書院記

林廷玉

閩人 都御史

民風之不淳士習之不振者何居道之不明不行也唐虞三代斯道之在天下如日之中天是故人人君子比屋可封固其所矣周衰孔子身斯道以教天下然猶慮其久而磨也於是剛詩

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托斯道於簡冊而垂之千萬世自是道
學之傳不絕如綫後世科舉之學興為士者章尋句摘以應一
時之求故其詞藻雖富而大旨或略雕琢雖工而所謂向上一
著者罔或深究及登仕板書遂置矣况道乎然則書豈筌蹄道
豈芻狗哉此實世教關係固有識者之所深慮也余生也晚承
先君子之訓竊科第官諫垣弘治己未會試濫克同考不圖科
場大變尋為論列其事爰出判于淮之海州壬戌春陟守茶陵
舊有鄉賢祠在州治南通衢間祀宋學士譚端潔公世勛元翰
林應奉李公祁國朝學士劉公三吾于中顧淺陋匪稱學宮
舊在城邇年遷改于城之西郊九百阜具且據岡逼水左右俱
下士子藏修之所無地可為視篆之餘相度爰之得學宮左偏
郡民羅氏地一區填塹面陽廣十尋有咫深三倍之二乃易以

州之桑棗隙園節縮公餘鳩工市材前建門中建御賢祠各三楹祀卿賢示仰正意左右為規矩準繩二門最後建堂五巨楹為師儒講解之所前後兩旁建主敬行恕修德凝道號房四列計二十楹為士子藏修之舍周圍繚以高垣門之外為八字墻二堵皆極工緻牢潔扁曰珠江書院以其枕江之湄也八字墻之南為街街之南臨有地四丈廣如書院之數建亭一座曰吸秀使士子暇則游息其中仰而眺山俯而臨江歛挹秀氣歸吾肺腑中焉經始於弘治癸亥九月九日落成廷玉無似謹記以昭無極嗚呼古之學者為己夫學非為人也天之所以與我我之所以得于天以為人者以道焉耳聖賢之書道之付托而闡明焉者也郡之人士毋徒咀嚼糟粕搔摩皮膚必由言語文字之末鈎深索頤以求精微奧妙之理知之必明守之必固

乃使道足於已而無待於外吾命享而達如指諸事案

入下 國家脫或蹇而窮也則亦可以敦厚風化以善一

鄉 邑山雲水月天然真樂無往弗在亦奚以功名為哉吾見

為臣皆忠為子皆孝民風士習必為丕變他日記享乎祠以駢

諸賢多矣若但呻吟佔俾圖應取以徼利達而於道漫不究心

固非聖賢著書教人之盛心亦非書院荆建之意也事竟適州

之同知李君鑑學正黃君泗訓導方君茂榮邵君人續鄧君兆

在側咸嘖嘖曰是遂命工錄以為記

主敬銘曰人心出入憧憧靡定業用就荒事罔或正矣以宰之

曰惟是敬主一無適嚴肅剛勁太虛中涵堪然止靜萬事隨感

一惟順應作聖之功是曰要徑

行怨銘曰仁為道遠造匪一蹴怒以求之是曰良術正已責人

推心度物一公自待靡徇利欲形骸爾殊分願成足惟日強焉
功用寔孰萬物一體優優聖域

修德銘曰人得于天五性成備矣以持一氣拘物誘修之維何
反同變異惟心是存惟知是致靈有中虛大空弗翳復焉執焉
罔虧付界克實光輝塞乎天地

凝道銘曰大極之理無乎不該樞紐萬化無三才人於是道
何以察之操心究理修德是發德矣於心道見於事克拓流行罔
有不至道不遠人欲之則是

吸秀亭記

林廷玉

天地間最秀者人其次莫如山與水焉今夫山突崛忽積或亘
表而聯或孤撐而兀崑崙嶮巖百體千形莫可名狀實氣之瀾
洞蜿蜒磅礴而鬱積梗杵菌籟舟球錫箸與夫空室水碧希世

之實無不

生於其中若乃水之爲物也決派森困澄四無際極平

游奔騰勢

之所至可以仆山陵摧木石蒸氣之融液流通而罔

滯者神龍

陰器照乘未難胥此焉蘊是二物者圓形竝育於兩

間爭奇競

偶加之以雲霞煙靄風雨晦冥且暮四時景色千萬

而有餘不

盡之妙難以言語形容其爲秀何如也人得五行之

秀而生游

神適興俾睨於俛仰之間容與脫落而有得焉則其

秀人者收

拾於吾方寸之中矣故得其峙而合吾仁之恒得其

流而會吾智之盪得其域而起吾義之裁得其儀而肖吾禮之

賁得其奔

游而振吾勇之奮得其孤高而吾之節槩有所助得

其含弘而吾之

宇量有所克得其淵深而吾之謀慮有所裨得

其卑小而吾之

謙抑有所象何往而非學也夫以吾之秀兼彼

之秀取彼之秀與吾之秀是故蘊則爲德行則爲道措則爲文

章事業吾身雖不百年而聲先行實將不與山水同為靈長哉
予既作書院又建亭於涿江之側雲山之前名之曰吸秀因記
此且從而歌之歌曰雲山聳兮涿水清環抱拱揖兮向背有精
龍盤虎踞兮鳩精靈彼美膚敏兮胥孕生斯文在天兮麗日繁
星千秋奠兮吾道明魑魅噤粟兮潛遁形神物搗呵兮衛吾
亭

鄉賢祠記

桑悅東吳人

人以人名其出群者隨其所在而名為卷之人則曰叔于田巷
無居人人二三失之則國空虛得之則天下克實故曰不可謂
秦無人又曰朝廷有人或甲有人乙用之則舉其國名故曰楚
有材晉用之是故某地有賢不可以人名之乃名其所自出
此鄉名所以立也夫士君子之生其賢有大小擬之以邑

以郡以國以天下隨其所能包而歸之名賢於其郡邑則統以
卿名故止稱有國士有天下士茶陵長沙郡之屬邑宋有諱世
勣爲校書郎時秦京專政媚事者衆多驟遷世勣泊如也官者
梁師成寵幸有與勣隣者致意勣勣謝之六年乃授司門員外
郎靖康元年爲禮部侍郎金幹離不入寇犯京師京畿提刑秦
元集保甲三萬請先出屯自當一面世勣謂宜遣元以所統分
四寨直國門使兵勢相屬則虜不敢逼僕射孫傅深然其計而
不能用京師尋陷二年張邦昌僭位世勣自虜營歸邦昌命權
學士印世勣堅臥不起邦昌知不可奪乃止紹興初贈延康殿
學士封端黎公元有李祁字一初涉獵五經元統壬申發解癸
酉中漢人殿元任翰林應奉同知制誥兼修國史轉遷兩浙儒
學提舉與時皆馳隱求新山中 國初欲起之堅臥不就以疾

終 國朝有劉如孫字三吾勝國至正丁亥乙榜授靖州路永

平縣儒學教諭洪武十五年 授春坊左贊善歷官學士同知

制誥參定 國朝儀禮命作大誥三篇後序 宸翰褒獎

御筆寶藏至今祁與如孫俱有詩文行世是二人者在當時皆

可謂之國士庶幾天下士在千古止可謂郡邑之士故總謂之

鄉賢東浙俞君蓋字廷臣由進士為名御史左遷是邑今乃作

鄉賢祠以祀之俞後邑改為州吉之安成劉君時讓發自科目

擢憲職與俞同數以言事忤內貴謫為岳之澧州節判當道借

寇攝州章顧瞻是祠碑尚未刻以為欠事乃求予言用垂永久

嗚呼自靖康以至於今五百有餘歲茶陵之人群群而生逐逐

而死者何可數計可指以名者三人然則千古為士於郡邑以

鄉賢名亦豈易得耶邵子曰有一人之人以至什百萬億兆

人之人予謂一有一時之人以至百千萬億年之人是皆不
可以形論也就以荅陵三人而論之其骨已朽民到于今思慕
之景仰之時必之爲四仙流以之爲八水恒若接於心目者若
然其人果真亡而與鳥獸草木同漸滅者倫哉州之大夫士覩
是祠之立宜惕然於心曰不沮豆其間非夫元所修爲建立俱
不爲一身一時之計則州之人爲益增矣俞劉二君所以望州
人者有不在是歟使天下郡邑各增其人以治天下之事尚何
天下之不洽耶雖然虞周之時賢才之彙其用爲泛職具臣者皆
非後之人所易及然可指而名者曰五人曰十大賢亦參其
間然則真賢之生從古爲難天地氣化愈薄後世生賢愈寡間
有一二生之人所關係於天下國家甚重世之人尊用而安全
之當何如也或高下懸絕而不之知或知之而不能用甚至沮

抑之摧折之使不能宣天地之所欲言成天地之所欲為傷其
一身而兼無天下害其一時而痛連一世其人能自立於不朽
者終不可以磨滅吾又悲三代以後能人於千古者多不能人
之於一時也世不貴天之所珍則天亦厭生賢以實世天人相
感之際任世道責者吁可畏也亦可憂也自人其身不計於人
吾黨之士尚其勗諸庶幾自珍其天

註洪範後序

劉如孫邑人

李士

皇上宵旰圖治留心經學以為六經莫古於書帝王政事亦莫
備于書讀書弗本其行事而徒求之于文字非善學者也既厚
睿思發其奧義為書若干篇矣載惟洪範大法本諸天道體之
人君驗之民生未易推測則即鑿與日所戾止勅寫是編揭之
座右朝夕顧諟一旦心領神會有得焉乃綴幾冗為之註釋

自一五行建義五福在天也聖以神明在君也端以治道
在民也振乎五常於九疇大範燦然復明不洛龜出而書再
呈不禹箕武會而神與交大哉 聖訓于世詎小補哉以臣如
孫嘗習是經叨忝近侍日獲與聞敢借序其後竊惟道天原出
於天顯于數畀之聖君傳之賢臣數之顯道所繇以明聖哲所
繇以傳者也故禹聖神克副上帝之監洛書用以畀而九疇叙
焉箕子賢克會神禹之心洪範因以推行而周武傳焉非偶然
也然道不能必其恒顯而弗晦顯之有其時書不能必其恒傳
而弗得傳之亦必聖當大明之世遭 聖明之主是使九疇之
鬱于簡冊者日昭揭乎御座之左右洪範之謬于傳註者日融
怡乎 聖情之陶寫是編行世上之以續禹箕武中之以福當
世生民下之以開千萬世之太平豈徒訓釋云乎哉

好古齋說

劉如孫

六經之理具于人心六經之文具于方冊學聖賢之學而欲好古先聖賢之學舍是六經未見其可也休寧注生敏求以好古名其讀書之室懇予文之未白予也生求之不已則謂之曰吾夫子以生知大聖不以生知白居而以好古敏求自力蓋生知之美得諸天之所賦人人之所同至道之懿具諸方冊者非敏求以造其極則何以得之哉蓋六經未作六經之理在人心人心亦六經之古也六經既作六經之文在方冊則方冊亦文字之古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繫周易作春秋問禮問官問樂之類亦豈能外六經之古以得其所好之古哉六經之文書之古夫子所好之古六經之道之古也生欲敏求古之道其亦知易以道陰陽書以道政事詩以理情性禮以謹節文春秋以寓王

法正名分所著見方冊之古而以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哉
夫子嘗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言人美質之易得也
不如丘之好學言至道之難聞也聖人不貴美質而貴好學也
類此前言好學此言好古以見學之外無所謂古也外古人以
爲學是今人而不古心也生之志高矣古矣尚其勗之

嬉寔道人記

劉如孫

天地萬物之遽廬也萬物天地之逆旅也宇宙於物來者無不
容去者無所留非一寓物之地乎物於天地往者無窮來者不
已非一寓宿之物乎天地以寓而待物人之爲人亦當以遊戲
而寓乎其間且天之生物賦予不齊清濁賢愚貧富貴賤壽夭
此自其大分就其中言之唯窮通得喪之無常其戲人也尤甚
昧者加欣戚乎其間則非矣達者不然寓物而不留物隨其所

得嬉以視之如童孺然童孺之嬉也隨意所適於其一切喜怒
愛惡欲一過其心目卽已初無留意所以握而手不視而目不
矐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爲漠然禍福之無有錄其兒子也達
人之嬉寔不如是乎北庭韓公敬齋以是爲號求其說於子惟
公相門世胄蚤繇宿衛歷貳牧有聲亂來盡室一空父子孤身
兵間飄然南來志在巖棲以終其嬉也而當塗廉知其名薦知
融州強之行逃名而名我隨固亦不害其嬉也無懷大庭遂矣
陶唐氏之民之熙熙皞皞舉世一嬉寔之民也而有不自知其
嬉也世降俗偷高士間出如莊周列禦寇之嬉逍遙遠遊東方
朔之嬉于恢諧陶淵明之嬉于羲皇李謫仙之嬉于詩酒陳希
夷之嬉于好睡蘇長公之嬉于文章皆玩心物外者而邵子堯
夫環中觀復則其嬉也以天不以人予不知韓公之嬉如莊列

賢乎抑如堯夫之駕風鞭霆歷覽無際者乎是無庸深
所知者造物戲人惟公能嬉不爲其所戲前承平時士之
於功名富貴如所願欲者而能嬉以玩之非善處寰中之順境
者乎離以來賤貴賤貧富富皆出人不意者此造物劇戲
時也公當其不意者而能嬉以受之非善處寰中之逆境乎彼
有以居善戲之時而處劇戲之地真誠自視罔測所嬉豈不知
戲我之中已伏禍我之機比罹其機始悟晚矣惟公孩祝富貴
兒戲功名厭赫奕之朝華避債車之險路冷笑花崖之間怡顏
豐祠之下泰爾有餘歡於無爲之場欣然齊貴賤於不爭之地
含醇守樸全真虛氣平味淡恢恢蕩蕩與混成等其自然不知
造物戲我乎我戲造物乎若是則造物有不能戲公而公反有
以窺其戲矣或曰公名齋以敬而又別號以嬉不與敬殊義與

子應之曰孔子不云居敬而行簡不亦可乎予亦曰由敬必行
不亦可乎遂書之敬齋嬉震說

長沙府文類終

湖廣圖經志書卷之十五

